

眼

潘陽陶明濬錄

長篇雜錄
共四集
二百回

第一集

第一冊

潘陽陶明濬著

民國三十三年一月

陶明濬贈

國立中央圖書館



陶明濬贈照

眼底滄桑錄目次

全書共二百回分四集每集五十回第一集目錄列下

- | | | |
|------|----------|----------|
| 第一回 | 述楔子良友逞談鋒 | 逢誤辰志士懷身世 |
| 第二回 | 手足情真拳揮豪僕 | 鄉隣誼重冤雪覆盆 |
| 第三回 | 東郡趨庭傾聽折獄 | 南邦敷政錫類推仁 |
| 第四回 | 踐舊言一堂禮僚屬 | 捐宿憤片語救同官 |
| 第五回 | 遊外家銀燈話舊事 | 修內宅玉璧慶昇平 |
| 第六回 | 還舊都相依臬氏廡 | 屏執袴躬叱霍家奴 |
| 第七回 | 買新宅富街列杞梓 | 奉憲檄冒暑走榆城 |
| 第八回 | 太守昏狂黃堂傾倒 | 拳民妖妄白晝橫行 |
| 第九回 | 陷遼城鯨鯢遂肆虐 | 逃故里豺虎正當途 |
| 第十回 | 避搜牢復壁暫藏身 | 禦強賊嚴關施鐵壯 |
| 第十一回 | 食指干夫同仇禦難 | 驚心萬衆神卜安人 |
| 第十二回 | 侍慈親宵深聽說鬼 | 奉嚴命亂後急歸城 |
| 第十三回 | 諸姊妹辛苦共攻書 | 衆弟兄活潑同遊戲 |
| 第十四回 | 紫電流光羣驚奇事 | 華燈弄影各逞殊談 |

- | | | |
|-------|----------|----------|
| 第十五回 | 考戎政廣帳列槍刀 | 講官計羣僚試弓馬 |
| 第十六回 | 聽曲文暗接梁鴻案 | 作佳婿高臥義之牀 |
| 第十七回 | 縱淫泆公慎有遺風 | 慶相逢英雄果豪快 |
| 第十八回 | 白晝寒三冬作旅客 | 黃沙起萬里無人烟 |
| 第十九回 | 踏朔邊蒙王商要案 | 學遊獵絕塞試長圍 |
| 第二十回 | 竊異方氈裘助愁管 | 歸省垣菽水亦欣然 |
| 第二十一回 | 一席情話松鶴俱欣 | 萬丈絕溟蛟龍悉避 |
| 第二十二回 | 慶壽辰斑衣舞萊彩 | 賞元宵曼延試魚龍 |
| 第二十三回 | 冬烘應聘種種笑資 | 夏屋初成時矜於伐 |
| 第二十四回 | 慨侯門豪奴占田畝 | 筵尉署老吏逞雄談 |
| 第二十五回 | 敬宗收族於我乎主 | 救災恤難可以無飢 |
| 第二十六回 | 攝尉篆冒險蒞扶餘 | 禦萑苻練兵籌巨款 |
| 第二十七回 | 故友相逢朝夕談宴 | 良師啓迪硯席橫經 |
| 第二十八回 | 護署廟抗腕拒強隣 | 除積弊直詞午宵小 |
| 第二十九回 | 彈指樓台閒遊郭外 | 稱心亭榭歡宴城頭 |
| 第三十回 | 九燈山登臨逢九日 | 黃龍崗弔古慨黃圖 |

- | | | |
|-------|----------|----------|
| 第三十六回 | 撥魏科陶令工責子 | 得佳麗張兆善畫眉 |
| 第三十二回 | 三鳥遠遊從師負笈 | 世天阻隔覓伴登舟 |
| 第三十三回 | 治頑凶能肅郭令卒 | 救饑饉早開常平倉 |
| 第三十四回 | 除夕賀年紅闌樂事 | 元正慶壽白髮安康 |
| 第三十五回 | 稅吏披猖持籌握算 | 縣官狂易舞槊揮刀 |
| 第三十六回 | 忘舊恩狡胥工反噬 | 酬殊績大憲沛恩施 |
| 第三十七回 | 熊岳城中郡齋清暇 | 青龍山上古洞幽深 |
| 第三十八回 | 馳馬海濱波濤洶湧 | 賦詩筵上投戰喧呼 |
| 第三十九回 | 別墅訪賢千株梨雪 | 溫泉試浴一掬蓮花 |
| 第四十回 | 秉正義傲吏消氣燄 | 賦歸來田園半荒蕪 |
| 第四十一回 | 內室重修詩書娛目 | 外姑急逝衰經培哀 |
| 第四十二回 | 聽說書難得敬亭柳 | 奉差委初到對頭灣 |
| 第四十三回 | 經界忙時遮隄日暖 | 奸民聚處冷堡風狂 |
| 第四十四回 | 拒土豪却金能表志 | 喪佳驥執策徒傷神 |
| 第四十六回 | 行館清幽高揮金管 | 側室寂寞咫尺銀河 |
| 第四十七回 | 限日課執筆學爲文 | 慕風雅揮毫更作畫 |

眼底滄桑錄 目錄

第四十八回 七夕佳晨廟母棄養
第四十九回 送靈柩途中冒風雨
第五十回 西舍重樓虛明爽道

一棚經梵弔者奔忙
受弔唁村內聚親朋
東隣美婦旖旎風流

眼底滄桑錄卷一

瀋陽陶明澐著

第一回

述楔子良友逞談鋒
逢禊辰志士懷身世

話說作者在民國二十年二月間。得了一場大病。這病非同小可。作者身體強壯。不知病由何物。藥爲何物。到了這次。真是平生。開宗明義第一章了。我這個病源。非常之多。無非受經濟的限制。勢力的壓迫、家庭之紛亂。友朋的冷淡。種種事情。叫我絕望。叫我灰心。叫我不得不病。甚至叫我不得不死。我到了此時。要命心切。不得不極力抵抗。足足奮鬥二十餘天。仗著醫藥的力。公然在鬼門關上。把我生生的奪回來。我的意志。漸漸清朗。覺得甚們事情。都不如性命重。他種東西失掉了。可以再得著即使永久不得著。也不打緊。惟有性命這種東西。失掉了。就不能再有。我之所以爲我。也就同歸於盡了。別說我是一個平人。性命一弄丟了。無處再找。即使從前的多少英雄豪傑。現在的偉人政客。仗自己有能力。有手段。要如何便如何。想甚們。有甚們。惟有性命這一種東西。一旦丟了。他也是莫有法子想的。秦皇漢武這兩位先生。勢力是極大的了。不但當時人誰也不如他。如今二三十年。那有人能同他畫一等號呢這兩個人。生前萬班皆足。惟有保全性命這種方法。到了未研究好。屢屢叫人。誑騙。就如欺哄小孩一班。徐福騙了三千個童男童女。往海外跑了。文成武利。騙了個將軍名號。後來被殺。也

算值得辜秦皇漢武兩個人。在人類之中。乖巧不過的他如何也會被騙。因他願性命要緊。所以智盡能索。明白人也變成糊塗了。他兩人費了許多事。到了看不住性命。何況我們一個老百姓。當然更不容易了。所以我此次病好了以後。立刻明白了。倒在坑上，一句話不敢多說。一種氣不敢多惹見了人總是笑嘻嘻的。連我的兒子。我也不敢簡慢。恐怕一句話說錯。他不樂意。講起父子平權。宣布起家庭獨立來。那是了不得的。我的太太梁肅秋先生。見我這個樣。又覺可憐。又覺可笑。向我說道。你要早能如此。你這病可以不得。你這些事。又何致失敗。何致不好辦呢。我接著說道。這還不算晚。我今日覺悟。明日就受用。人說放厨刀。立地成佛。厨刀現在我算放下了。成佛我不希望。希望作一個不操心不惹氣的人就好了。內人說。你這回病。說起來。叫人怕得狠。你自己受罪。我不知道。這十幾天。我成夜不睡，心上好像十幾個水桶。翻來下去。麼有一時安靜。好容易盼到醫生來。他切著你的脉。愁眉苦臉。一言不發。我看他作出十二分失望的樣子。我情知不好。他又用一個小寒暑表。向你的胷脂窩內一夾。候了一個時辰。拿出來一看。自言自語道。怪阿。這人還活著。怎們同昨日新解剖那個盧局長一樣呢。我嚇的大氣不敢出。悄悄問道。先生究竟要緊不要緊。能治不能治。他等過二十分鐘。答應我一句。說。看罷。等我再問第二句。他已不奈煩。領作帶來的看護婦邁大步。頭也不回的。登汽車去了。我平生靡惹過這個氣。受過這個嚇。回頭一想。爲著誰來。說

完了。我看那種情形。大有要哭的樣子。我心上大大過意不去。在枕上向他拱手。說多謝多謝。內人道。也不勞你謝。從此以後希望你好好保養身子。別生閒氣。別用苦工。永遠不得病。我的心也就不算白費了。我乃慷慨答應。說此後我一定信你的話。那些戕生伐性。毫無益處的工作。我與他告別了。內人說。這方是正理。言罷甚為喜歡。但是我的為人。好動不好靜。一天無事作。悶得幾乎要死。不知如何是好。身子雖好。尙且軟弱。人扶著勉強在屋內行走。走不數步仍須上炕休息。我氣的了不得。說一個人。這樣無能。活子不如死。內人道剛纔說甚們。你怎又犯這個毛病。你如無聊。何不將家中所有小說取出來。從頭看一看。解解悶兒。我正在無法消遣時代。聽內人一說。用心一想。到了此時。除看書也別無他法。說甚好甚好。內人乃將我的大孩子增堯。及女工老劉老李等。一齊喚來將炕上的箱子挪的挪。扛的扛。纔將我的收小說的箱子取出來。內人取鑰匙。將鎖打開。我的小孩子增壽。越衆上前。說我給我父親拿書。一部一部。的都搬出來。我這小孩。他本不喜看書。專好看小說上的畫圖。所以如此出力。是有貪圖的內人笑着說。這孩子。是無力不起早啊。小孩嘻嘻的笑。也不答言。只是低頭翻看。左一部右一部。一齊的打開。細細的看。慢慢的看。我實在不奈煩。因小孩能設愛看書。總比好別的事情強些。也不好過於斥責。等到箱子關好。他也看得發了。仍舊上外頭玩耍。我乃命內人。將這些書。一樣一樣。排列在常閣書小書架上。內人說。你一時

那能看得了。如此之多。不如選擇一二種有興味。字迹清楚。不勞目力的。也就罷了。我答應一面將各種書。一一細看。如點將一班。從頭卽尾。擬先將性之所好。一二部拿出。一時竟不得主意原來我家書本不甚多。先嚴在的時候。最喜讀書。最不喜讀多買書。以爲有書不能讀。與無書等。因之買書。頗加限制。我家中所有的書。圖書集成而外。不過二十四史。百子。唐宋明清各大家詩文集而已。其他小說。亦不過常見常看數種而已。我將各種小說。一一選擇。先從誌怪小說看起。聊齋志異。非常的好。但我從八歲時看起。至到今年。苦於太熟。狐鬼之事。病後人又不宜看。因我險些著要化而爲鬼。今再研究鬼書。未免痛定思痛。不但不能好病。且恐添病。因之不願再看。其他同類者。後聊齋惟圖畫甚好。其中所有之事。大都改頭換面。千篇一律。我狠不樂意看。夜談隨錄。與子不語間有相犯。子不語爲子才不經意之作。當時如楊笠湖輩。已多不滿意。然此書所記的事。大半有聞則錄。所以存其真。可取之處。也就不少了。又翻出諧繹。坐花誌果。螢窗異草。夜雨秋燈錄數種。諧繹多半寓言。其題目也用對仗。全是借題罵人。那有一句真話。坐花誌果。又一味的迷信。好像陰騭文一班。也莫有甚興趣。螢窗夜雨二喜。規模太小。誨盜誨淫的又太多。字又太小。我此時。實在不能看。內人見我不耐煩的樣子。說你不愛這些說鬼的書。也就罷了。何必一定要勉強呢。依我主見。你不如將這些章回小說。看一看。人情世故。比較妖魔鬼怪。終究有些實在。我一聽

這話。果然不錯。連說使得。你們把這些妖怪世家。挪過去。免得嚇著我。內人大笑。小孩等一齊發笑。我於是乎。把章回類小說拿過來。從頭到尾。一一考較。不知看那部好。水滸那部書呢。靡有說的拉。他是章回小說的祖宗。要說他不好。便沒有比他再好的東西。我胆子縱大我不敢如此說。其續部。若後水滸。太不成話。我有一部。小僅數寸。字不可辨。不但我不屑看。即令能看。也必將眼睛累瞎了。那是何苦來呢。只有蕩寇志本既好。文章又不錯。有人說水滸是史記。蕩寇是漢書。比擬似乎過當。也相差不多。二書工力悉敵。社會上的人。已經有定評了。此外紅樓是家常便飯。無一天不看了。熟而又熟。差不多盡能背下了。國家要拿此書開科取士。我不必客氣。自然名列前茅了。旁的書。我嫌他多。一看頭疼。這書我嫌他少。不設看。雖然一百多回。終久有了的那一天。等到看完。我便無書可看。有多們難過呢書上那些人。如寶玉以下。就如我多年老朋友一班。一天不見。我就想他。真奇怪得狠。但是黛玉晴雯二人的死。我認爲大煞風景的事。看了數千萬遍。此二人的死。我说不樂意細看。就像與他多有關係是的。你看這書。別處都損壞不堪。惟有俏了瓊抱屈天風流。苦絳珠魂歸離恨天二回。依然新新。像未嘗翻過一次是的。可見我對二人關切了。此外又有兒女英雄傳一書。明知其筆力遠不如紅樓。然紅樓由盛而衰。此書由衰而盛。我事事圖吉利兒。所以這部小說。我愛看了不得。熟的程度。比之紅樓。不相上下。而且安家爲一極好家庭。雖說科名

念重。在今日君著。似乎腐敗些。然而這等腐敗。在此時也學難得。何況在當日呢。況且當日愛翰林科甲。也就象現在愛博士碩士一班。明知是個俗念頭。也不能說不是向上心呢。這部書。也有人作續部。薄薄四本。毫無意味。竟將一位安公子拉入施公案不倫不類。也不是作書人本意。這個續字。實在多餘。不如自作一部武俠小說。有多們好的呢。紅樓續部。我也有三樣。一橫是說。林黛玉還魂。時靈借柳吾兒身體。也得重生。竟與寶玉。成婚。一妻一妾。補無限的缺憾。這種說法也就牽強。更有一部。大加推廣。不但黛玉還魂。連晴雯鳳姐。尤二姐尤三姐。死去多年的人。皆一一還魂。你說天地間。有此道理嗎。不但如此。連賈母賈珠馮淵秦鍾等人。生魂皆能回家。與賈府中人。合堂同席而坐。日日宴會。日日談話。這還扯的有邊嗎。若這等說。天地間的人。也不必怕死。反正死著與活著一樣。我不知作書的人。爲甚麼如此隨便說話呢。作怪異小說。也覺支離。何況是家庭小說。與言情小說呢。這一部也就該算殺受的了。那知還有一部綺樓重夢。更要不得。他硬說黛玉脫生湘雲爲女。太也就不相當。又說賈寶玉脫生於其妻寶釵爲子。這叫甚麼話呢。這不是罵人嗎。從古到今。輪迴說是有。也未聽說過有如此脫生的。末了寶玉能用兵。能通邪法。能爲國家立戰功。以至於封王。那裏像寶玉的爲人。何不另起一名。另爲一事。直截了當呢。這三樣書也算是狗尾續貂的了。我都不樂意再看。於是把他放在一邊。此外還有三國演義。以及近人編出來六朝唐宋元明清

的演義。全照正史把文言變成白話。功夫費了不少。反比正史更婆好些。我此時病繞好。不耐煩去看。隨唐說唐征西以及大小八義。粉妝樓施公彭公案。太無學問。一味胡扯。不是祭法寶。就是念秘咒。講神怪不如西遊。講武俠。遠遜水滸。真是畫虎不成。叫人一看。就想睡覺。我也只得將他閣起。在七八歲時看的東西。三十多歲人。心理不同。當然不再歡迎了。封神演義。前後七國演義。五游合璧種種。同一神話。同一不近情理。只好在小孩時代看。我今將為小孩作祖父。如何有耐心煩看得。所以也將他收起來。又有平山冷燕。玉姣黎鐵花仙雪月梅等。佳人未必佳，才子未必才。自以為佳。自以為才。不但引誘青年子弟。也太覺無味誰耐煩看他。一看就完。不過幾首豔詩。幾支詞曲。勉強附帶一事。取其熱鬧而已。也不必當小說看。也不必當詩詞讀。不過天地間。有這一二部小說而已。此外還有近代人的小說。如繪芳錄。學紅樓相去甚遠。但也有可取之處。官場現形記。學儒林外史。而得其變化。把晚清官場流弊。也形容盡致了。九尾龜。專說娼窰。可以說是娼窰內傳。涉足花柳叢中。一人應當預備一部。一切過節法門。無所不有。若非久於其道。不能說得如此親切有味呢。二十年目觀怪現狀。老殘遊記。是記自己一人的事。當時社會情況。因之得以看見。也還不錯。廣陵潮。歇浦潮。上海春秋等。專說一地方的事。也還去得。其他小部頭尚有數種。我無暇看。也就不便一一論他。看了一些時會。我的頭也疼了。心也忙了。眼也花了。內人勸道。你別一味挑選了。

。揀出一兩部。挑你看的留着。其他好好收起來。等好了再看我正在心煩意亂的時候。聽內人話。如在迷途。得了指南一樣。連說。是的是的。就這們辦罷。於是我以心問心的。取出幾部書來。一部是紅樓。一部是兒女英雄傳。一部是儒林外史。內人說三部就穀了嗎。我說穀了。內人命人將他書收起。於是眼前清楚了些。叫人將枕褥鋪好。我一日無事情。就在幾部書上。看完了睡。睡完了看。這些書。本是熟書。不看也知道。故意妝作忘了是的。從頭到尾。細細的看過了十幾天。看的實在回數多了。不能再看。內人勸道。你的病也將好了。不能終日在牀上臥著。沒有火也上火。你今天暫且將書閣起。我扶着你。上外頭呼吸呼吸新空氣。也來一個日光浴。你看好嗎。我本不樂意去。又恐辜負了內人的心。只得勉強爬起。我的身體。就像有千斤之重。兩眼金星直冒。覺着屋內的東西。都長腿一班。一齊移動起來。我便要倒下。內人不肯。說你若再一倒下。要永遠起不來了。我不得已紮掙着與病魔奮鬥。到底我的力量大。將病戰退了。公然扶杖起來。實地練習。先在地上站着。一手扶杖。一手扶着內人。若附屬小國。非有大國保護。不能在世界存立的樣子。一步一步。學習走起來。經過一二日的練習。在屋內行走。已不成問題。內人便勸我往院內向陽曝背。我巴不得一聲出門蕭散蕭散。聽內人的話。真是正合吾意。權喜的了不得。內人先叫人在天井內。廊柱下。設了兩個大藤椅。將我扶到椅上坐下。我差不多有一個末月。未見日頭一旦坐在院中花樹之下。清風徐來

。薄而不寒。如渴輒飲的魚。一旦見了東海之水一班。沉疴立刻的好了。呼吸也覺得分外的靈活。頭輕眼明。比在屋內臥著時候。就相變了兩個人一班。就與內人高談闊論起來。內人道。你好擺弄筆墨。靡有一天閒著。你作出來的東西。雖然有好幾百本。但是懂得的人甚少。何不將這些工夫。讓出來。也作一部小說。不但看的人有些趣味。就是你作書的人。也覺寫意。比較咬文嚼字。清閒的多。好玩的多了。我說你的話我不能不聽。但是小說一類的東西。不同作文章。看着容易。而現身作去。就非常的難。現在我的程度。要作小說。不但好字談不到。能否作得上來。能否相個小說樣。那都狠有問題的。內人見我信了他話。也覺喜懽。說今天不過說說算了罷。病尙未好。那裏有工夫。便作這不要緊的事情呢。二人說說談談。不覺紅日將墜。天氣冷上來。急扶我回到屋內。每日三餐。內人恐怕廚子不潔淨。他在女子師範時。本學過烹飪。永未實習。借我病中。到要實習一過。他的意思。我實在感激得狠。內人做的拿手好菜。也無甚出奇。不過格外潔淨。吃着爽口入臟。不生疑心罷了。這天晚上仍舊給我做一碗口磨雞湯。兩碟蒸的三鮮餡小角子。又是一碟自己醬的肘子。我一人安安穩穩受用。十分香甜可口。吃了個海落河乾。飯後不敢飲茶。以烏梅山楂水代茶。我平生借老人福澤。雖無大富貴。衣服二字。尙不須自謀。惟操心二字。在所不免。從未有過過今日舒服的日子。從此一天一天。病好起來。白日靜坐之外。惟看小說。有一天。我身體已恢復健康。不過仍舊

靜養着。不敢出門。上午日暖風和。仍舊同內人坐在花樹下談天。超然世外。一念不起。忽見二門內進來一個人。我定睛細看。不是他人。是我的開車老李。手裏拿着一個紅帖兒。見我在院內坐着。乃將帖送至棹上。說後日清鄉局齊局長請。在鑑湖春。老爺能去不能去。我說我病已好。此等事不常有。那能不去。老李因為我開車。應酬事本少。從我病了一月有餘。越發外錢一文未見。好容易到有人請我。我若再說不去。他更難為情了。聽我說去。慍慍喜喜。將知單拿出去。交與送來的人了。內人等車夫出去。同我說道。你病剛好。正好在家靜養。為甚們又出門。我說我久在家內。十分悶的慌。借此散散悶。反正是一杯酒不渴。也無甚妨碍。內人道去也不妨。只好小心。不要吃出病來。就好了。當日無話。到了第三日。我等到了鐘點。坐車到鑑湖春去。這個飯館與我家相去不遠。在一個河沿上。其時烟柳微青。堅冰初拆。風景為一城之冠。我尋常應酬。也會在此處幾次。此日將車開到門口。從容下車。來賓尙少。主人亦未來。我是牢守鐘點的。本與闊人大不相同。當然不能裝作闊人的身分。既已來了。不便即歸。飯莊內招待人讓至屋內。這飯館非常的闊綽。屋內陳設也不俗。有一二位客人。都是作小事的。蒙此寵召。以為無上光榮。不敢不早來。與我大概是一樣心理。彼此招呼過。因不甚相熟。無話可談。一等等了數刻鐘。主人齊君到。這個齊君。人還算好。年紀不過三十多歲。長衫大馬褂。作出十二分老成的樣子。遇見不對等的人。也肯周旋。但是總帶著一

點局長身分。笑容一斂。目光斜視。作一極不滿意樣子。這些作小事的哥們。真正受寵若驚。不知如何方好。在此勢利場中。這人總算不錯。不然。作一局長。客有的是。何必請到鄙人。作個配料呢。齊君下車之後。到裏屋。向諸人作一總揖。說對不起。對不起。大家一齊謙說不敢當。齊君也無暇暇。高坐椅上。橫着喉臚。大呼曰來。即有當差數人。垂手侍立。齊君說你們也大懶得狠。這是甚們時候。怎們不打電話催請呢。當差人吶吶連聲。分頭打電話催請。不多一時。汽車響聲震耳。門前許多貴客一擁而入。齊君搶着迎出。一一拉手。那一種要好的神氣。畫也畫不出。與時纔見我等時神氣。大有冷暖之別。諸人纔進屋。齊君小聲曰。客已到齊。快擺罷。一聲令下。七手八脚忙個不了。不多一時已將台面擺好。齊君笑容滿面。將酒斟好。將杯置於台面。鞠躬說某廳長請。某局長請。某處長請。某副局長請。某老兄請。某老弟請。某先生請。一一讓完。一一入座。我到他亂完了一陣。纔抬頭一看。一棹之上。公然認得二三人。其他二棹亦有一兩個熟人。因隔席不便招呼。但看我這席上。昂然據首座而坐的人。乃是我兩次同學。一次換譜。二次同事。最要好的人。這人姓字名誰。提起來大有名。他姓任名鍾。字傲庵。年紀四十來歲。在宦途上。非常的得意。我與他兩次同學。他的舊學頗有根底。同事的時候。彼此均是一個教書匠。地位相等。能力却是不平等。也莫有甚們不平等的。他因用工太過。身體軟弱之極。一天兩朝的鬧病。他又因經濟困難的關係。在各

校兼許多的鐘點。一人精力有限。那裏能照顧的周到呢。他一病的時候。我便幫點小忙。或是代代堂。或是批批課我因爲朋友之故。說不了舍己之田。耘人之田子。難得任君不嫌棄。彼此換了譜成爲莫逆的朋友。以後不時來我家內。見着家父。一定稱老伯。客氣的了不得。拿我的小孩當親子侄一班。他誠實態度。在同學之中。真是絕無僅有了。過後二年。彼此分手。我不時訪他。他仍舊不時答拜。還是客客氣氣的。他在一個會上。當秘書主任。我又去訪他。神氣稍微不同。同我說三五句話。便和同事笑談。把我冷靜起來。我以爲他對新同事。不得不客氣。我爲老朋友。不必周旋。我不但不生氣。轉非常的感激。因之往來。依然與從前一樣。一日我因事。與他一封信。他未答覆。我不得已。親去一次他正在辦公室內辦公。聽差讓我到他寢室內。我一人坐着悶極走又不便走。閒看屋內所有的書。見桌下置一字紙筐。其中有一信。並未拆封。也置於其中。我隨手取出一看。不是他人手筆。就是我給他那封信。我一見大驚。心內暗暗尋思。此位老兄我未常得罪。何故不看我的信呢。滿腹疑團。正在神志昏迷時間。他已經從辦公室回屋。見我在屋內。他一點頭。就算是招呼了。我又不便搶着說話。只得等他把事辦完。再行續談。那知他的朋友。越來越多。談起來靡個了。所談的不是某大人。便是某先生不是某名妓。便是某名士。我一句不懂。一言也答不上來。好在這些人。也麼把我於在心裏。好容易一個一個。陸續走了。他方同我說。你來有甚們事情。我覺得他太冷

淡。必因事忙的緣故。不疑惑他有別的意思。我只得心平氣和的說道我前天來的信。老兄見着嗎。他懶懶的說看着了。我說所託的事。能否辦到。他愕然道。甚們事情。意思有不高興樣子。我不好再說甚麼。只說也不過小小閒事。他說你要怨我現在不像從前了。我只得又說幾句話。告辭而出。不到半年他隨某所長赴北省。一帆風順。由科長升到電務局局長。他的地位高了。錢也有了。把窮困時的朋友也丟在腦後了。我因多年相友。不敢以小人之心待人。也通信數次。總未見過一次回信。我知他事忙。我不惱他。民國十五年冬。我先頭那位太太作故。家父爲我續娶現在這位太太。我的朋友甚少。發帖時。這位老朋友。當然不敢遺漏。他在北省。我將帖子送到所住的地方。等到結婚這天。來的客可也不少。等到下午。有人回任大人到。我知不知何人。一看害是他。我不覺大喜。上前行禮。家父也出見。說傲庵來了。好久不見。我以爲他必能權顏道故。說出若干契闊的話。豈知大謬不然。他管家父。也不叫老伯了。看他那種狀態。就像不認得一般。對我的事情。一言不加安慰。對我的新親。也不肯一問。簡直不以朋友相待。我也不敢再以舊交自居。只得十二分客氣。親斟茶一杯。向之致敬說如此冷天。老兄遠來。實在對不起。他也不接茶。半日說道。我因爲王省長娶兒媳。我特來賀喜。我到公館。時間當早。我到你這裏坐一坐。言未畢。見有老先生二人在坐。一位方公代理過省長。一位張公現任廳長他同二人談話去了。把我這主人。滿不放在眼裏。我也無法。不多

一時他同那二位坐汽車走了。我同家父送出門口。他且走且談。也不肯回回頭兒。說一句不敢當留步的話。我同家父回來。招待別的親友不題。這是數年前的事情。這次他回省之後由秘書長新於學務廳廳長。官越發的大了。比從前更不相同。我屢次想去看。終究不敢。有一天。我有一個親戚。胡某託我找事。我說不認得他。他說任大人。不是你的換帖老友嗎。我不好說他不認得他。只答道。認是認得的。只不敢麻煩。胡君固求不已。我被他纏不過。只得勉強答應着。胡君去後。我只得向他公館打一電話。他公館人說。十二鐘在公署見。我遵照限期。到署。號房拿片上去。說請。我心內思索。到底讀書人念舊。於是隨着號房。入正廳。號房說。請在此略等。號房入裏屋。只聽有一個人。拿作官腔大聲道。他不是要到公館嗎。現在我公事忙。能會他嗎。號房低聲。說了幾句。他一聲不響。號房出來讓我到大客廳。我實在有些難過。實在無法。只得到客廳靜候。足足有二點鐘當差人。將簾子一掀。說下來了。我知道是他來了。忙忙站起。作出十二分恭敬樣子。他一進來。見我站在那裏。就同未看着一樣。大聲對當差的說道。爲甚們不請馮處長進來呢。當差五六人。一齊答應一聲說。不大功夫。領進來一個胖子。年紀四十來歲。他同他極其要好。握手咬耳頭。作出許多難看的景象。半晌胖子方走。他送出門外。竟欲回辦公室。我到此時就是十年讀書。十年養氣。也忍不住了。說。這還有人呢。你爲甚們走。他不得已。方回頭看見我。一言不發。說有甚們事呢。我

說無事。不過來看看。他說對不住公事忙請改日再會罷。我覺得太不成話。忍無可忍。向他點點頭。說你請忙着。我要走了。他說我公事太忙。恕不能送。真就一步未送。我快快的回來。就如同作夢一般。人就忘舊何至忘到如此地步。人就作身分。也萬不至於六親不認。若未見過這人。我說的話。必不肯信。以爲我大誣蔑人了。如同他見過面的。必以我的話爲不錯。且還留一二分餘地。不肯說盡。存心不失爲忠厚呢。今天不先不後。冤家路窄。徧徧又遇見他。同在一桌吃飯。把我急的甚們是的。如要不同他說話。多年朋友。實在說不下去。如要再同他說話。他那一種神氣。我領教過的。不止一次了。釘子何取乎屨餅。因之極覺不安。只得勉強入座。這位先生。因這張桌上人。官無有比他大的。與他人無可談說。回過頭來。同對桌上民政廳長某君談話。所論的。皆是地方大事。我一句也不懂。民政廳先生。乃諸位廳長的老大哥。把他也不放在心裏。說說話。眼望別處。他也覺着無甚意味。回過頭來。問桌上的客。勉強看了一看。一眼看着了我。今日特別的客氣。說犀利。你甚時刻來的我怎們未看着。我忙欠身說我來已多時了。他說你近日作何消遣。我說道我有甚們事情。不過仍理舊業。無用人作無用的事而已。他說。我近日文字。不肯多作。又不能不作。若不作。我所學何事。豈不荒廢了。若多作。我現在所處地位。不同從前。我說一句。就有人信一句。我說的話。爲全省後生學生之楷模。我的話敢隨意說嗎。一棹的人。齊齊答應說是。他於是大模大樣。索姓顛

頭播腦。歐全真的人。一個人也不在他心目之中。別說我一個無能爲的老朋友了。桌上有一個人姓錢。年紀二十多歲。帶着大光的進士鏡。兩眼好往上翻。不衫不履。相一個名士是的。這人從前在某學堂。從我受過業。畢業後。因他事情甚好。看着這個老師。不大十分敬重。有時高興還叫一聲老師。否則乾脆以陶先生呼之。今天見面索興不叫陶先生了。點頭微笑而已。我對於這些事情。本來馬馬虎虎。不甚注意。此時見這個錢君。對任廳長說道。廳長老師。前天聽我你老又在北陵作詩了。他聞此言。又笑又不笑。說不錯的。我偶爾高興。作了一首。但是你如何知道呢。錢君笑道。廳長老師。一舉一動。全省教育界人。無不注意。我亦教育人之一。老師之事。我焉敢不知。任廳長微笑。不言語了。大概聽了這幾句臭恭維的話。極表滿意。錢君又說道。老師的詩。記得佳韻嗎。學生要和一首。任廳長微笑道。你的事也很忙。滿可不必和。且你不同我。正在作事時代。又有上司監督。若稍疏懈。於飯盃前途。大有妨碍。安得作此清高風雅的事呢。我昨日偶然作了一首。和的人非常之多。就中我以為章總長那一首略好。地位高見解超。其精神氣韻。當然非一般人。所得望其項背。然若非在地方上稍有名望。彼亦不肯輕於唱和也。錢君搶作說道。以官職而論。老師現在不如他。將來未必不如他。以學問而論。恐他未必及得老師呢。任廳長正色道。不要亂說。人家南方人。學有師承。我們無論何時。亦不能與人家比較長短的。錢君連聲道是是。在廳長旁邊坐着一人鍾姓。年

已四十餘。學問也不壞。也是錢君的老師。錢君因他是教育界人也不甚引起。錢君對他無話可說。因他有一種特性。故意難他一難。說鍾老師。我要考你一考。鍾先生一聽大不樂意。說你有甚們疑問。提出來大家可以參考參考。錢君先給他斟一杯酒。說請你先喝一杯。若說不上來。再罰一杯。鍾先生更不高興。一時無法。只好隱忍。錢君說道。古人作詩。七言律。往往有第一句不入韻。而押別一平聲韻。在今日以為奇怪。在當時極其平常。不知此例始於何時。請先生明以告我。我雖不敏。請嘗記之。言罷。搖頭擺腦。作出戲弄的樣子。鍾先生。經學有功夫。對於詩詞不甚研究。一時難以置答。任廳長。在旁聽他二人互相問答。不覺大笑曰。你何用問他。唐朝皮日休。創此法。何人不知。你問的也多事。他不答也未免紆徐作態了。一座大驚。錢君拍手大笑道。我固知此重要問題。非我廳長老師。不能答也。鍾先生面紅過耳。一言不發。錢君將水菓碟送在任鍾二人之旁。鍾先生。拿葡萄要吃。錢君批手奪過。曰這給我廳長老師吃。非送之閣下者。鍾先生顏色大變。同人恐二人衝突。急以他語解之。任廳長見無話可說。向我點頭道。你好作文章。近日有何作品。我答道。我病後無聊。擬作一篇長篇小說。任廳長笑道。也好。小說非不可作。但作小說的人。才學必小。地位必小。年紀必小。有此三小。乃可成一部小說。我聽他說得太奇。說何謂三小。三小有若何關係。任廳長笑道。才學大者。必講經史。講學術。講兵農禮樂。那有工夫。作此不急之務。才學小者。

他種重要學術。一無所知。不作小說。將作甚們。地位高者。他人不必論。就如我管一省學務。一天的事。盈千累萬。那有閒工夫。搜集小說材料。地位小者。想要辦事。無事可辦。閒暇無事。不作小說消遣。將用何法過日子呢。年紀大者。無此耐心煩。青年學者。好弄筆墨。作此不相干。不負責任的事。不但能高興。且精力充足。照顧周到當然比之年長者為相當。言畢視余而笑。說此三種條件。除年齡稍大外。餘均合格。我一聽他的話。羞愧的了不得。也無可如何。錢君接着又道。昨日我看報上。載廳長一篇演說。中有開倒車三字。廳長說話用文言。此三字。不像廳長口吻。不知此話可是廳長親口說的。任廳長大笑道。我從不說此等話。我說話非常慎重。那不是我說的話。我雖不敢稱學者。也萬不至於說那種話。報紙上的記載。真是荒唐到十二分了。就造謠也得有造謠的本領。我平日的言論。社會上的人士。有耳目的。當然曉得的。口吻也不像。神氣也全失。這種人就造謠。也得再學一二十年呢。言罷板着面孔。一聲不響。彷彿有極大氣似的。錢君一見慌了。說廳長老師。不要生氣。大人不見小人怪。他一個開報館的。算得甚麼。老師為教育界柱石。一班青年。全仗老師指導。若老師因此政躬不豫。門生的罪過可就大了。言畢提壺為任廳長親斟一杯。說老師消消氣。任廳長。一面喝酒。一面微笑。說你太過慮了。我等有身分的人。有責任的人。度量非常的大。若小小的事。生起氣來。一年的氣。也就不勝其生了。況且這也算不了甚們一回子事。我們放下他。談

談別的罷。大家一齊說。廳長所見甚是。任廳長又帶笑向我說道。我們現在在北陵開一詩社。每星期聚會一次。你大概也不能有許多事。我將你介紹入社。你以爲何如。我連連搖手道。謝謝。也不慣作詩。即使能作。也不肯入社。任廳長笑道。這又何妨呢。每次宴會。不過入現洋兩元罷了。你們月入雖少。也不在乎這個。我說不是爲此。因爲你們社中。都是些大官。我以平民資格。加入。多多不便。任廳長笑道。你所慮的極是。我們是老朋友。無說的。別人看着。也不甚相當。你不去也好。我說傲翁你近日有甚們大作。任廳長皺眉道。我那有閒工夫呢。再則我所處的地位。與你們大不相同。我說一句話。便有多少人注意。我焉得不謹慎。何況案牘勞形。一天一天。忙個不了。不是見主席。就是開會議。還有中央要人往還。屬員回公事。科內畫稿。學校開學致訓詞。一天到晚。就無有一刻安安穩穩過日子。那裏有拿筆的功夫呢。我說能者多勞。我們想要如老哥的忙。恐怕還不能呢任廳長。半晌說道。這也是實話。我兩是同學。我今日後悔不來。當日不該努力用功。以致聲名出去。收不回來。造成這個局面。我想你老弟的安穩自在。一事無有。恐怕今生是不能的了。趙君搶着說道。回老帥的話。這就是古語說的。受盡苦中苦。方爲人上人了。任廳長道。古人的話。是沒有錯的。所以我雖洞明時務。對於中國舊學。也不肯菲薄。而且我的長處。你們也都知道。經史的根柢。在內省不敢說在若在小小的東三省。也就無容多讓。老實不必客氣了。大家一齊說道。這個自

然。趙君又說道。廳長老師。莫怪門生說。老師你一個學問通了。也該叫後生晚輩。也有些進步才好。任廳長笑道。趙先生你的話。可就差了。孟老夫子。不說過嗎。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巧之一字。孟子且不能教人。何況於我。規矩二字。我却可以努力教導。現在我發起編輯遼東叢書。也正是這個意思。大家一齊問道。這部叢書是怎種性質。怎個體例。請對我們說一說。任廳長微微一笑。用匙將那殘餘的燕菜湯呷了一口。說這個事情。體大思精。一言難盡。我的大意。聊聊可以說說。我因為鄉邦文獻。現在已經提不起來了。我不提倡。必要日就堙滅。我所以極力搜求。聚在一處。從遼東三老起。至現在的人止。可以得若干部。座上張會辦說道。做翁。此事却難。當初我們同人。也有見及此。也要印一部甚們書。搜羅了三年。僅僅得幾本試帖詩。這怎們行呢。足見我們東省人。對於文學。研究的本來少。用盡方法。恐也弄不了許多。任廳長笑道。某翁你不要怪我說。這事不是有錢有勢力。即可作到的。若仗着閣下去搜求。趕到一百年。也不中用。張會辦聽了。大大疑惑。說我們當日。懸了賞格。書一部。酬洋一百元。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我們連這個道理還不懂嗎。任廳長道。如此辦法。所以一部弄不來。且教有知識的人。不知怎樣罵你呢。你想。大半有學問有著作的人。一定不合時宜。性質與普通人不同。要是爲的是錢。他早已在社會上作事。大發其財了。焉能作此冷淡生涯。枯槁一世呢。區區百八十塊錢。當然不放在眼裏。所以你如此辦法。他寧可

燒了。也不肯拿出來。張會辦說。照傲翁的意思。打算用何樣的方法。能將此極大的叢書。早日編印付刊呢。任廳長。我說了你們信不信。我發起之後。不到一月。已收得一百三十八種。其中各種作品皆有。若在他人。也就不管好壞。要得要不得。一齊付印了。我却不能。我抱定寧缺勿濫的宗旨。必要如我的定衡。我方收入。否則一定割愛。你們想。科名考試。一時的事。尙須細細考較。細細磨勘。何況這種事情。乃千秋之業。內容好了。爲本省人增光。內容壞了。爲本省人丟臉。我肯草率一點嗎。所以我一天必要勻出一點鐘來。專就他們送來的著作。不但現在的人。我用嚴格核定。就是已經歸道山的老前輩。他的著述。落在我的手裏。我也是一毫不敢客氣。老實說了罷。我因爲這個。不知得罪多少人呢。但是我全不在乎。我爲的東北文化前途。關係極重。不是私人講交情。講應酬的事情。所以我覺得我這種辦法。並不算苛。張會辦說。閣下用何種方法。取得這個信用。居然有這些人捧場。任廳長正色道。你既問到我。我若不同你說真話。一味客氣。我也太覺對你不起。我老實說了罷。大家所以能這樣幫忙。無非因兄弟。稍微有點虛名。主持風雅的事情。尙可擔當得起。不至爲門外漢罷了。說得張會辦。實在面上落不下去。始終因他分位大了。要怎們樣。也不好怎們樣。只得勉強笑道。閣下說得是極。但盼這個書。早日成功。我們雖是門外漢。聽着也覺得高興。任廳長也自知道失言。說老兄又過謙了。你是門外漢。誰是門內漢呢。張會辦勉強啞然大笑。說

你何必如此說。如此說。到是多心了。談的時間很長。主人齊君。從那桌上來。對任廳長說道。老兄別一味說話。也得吃酒阿。今天我請客吃飯。不是請諸位來演說的。大家一齊大笑。都說酒穀了。來飯罷。大家一齊用飯。任廳長還要再談。對面那桌上。有位民政廳長。早已站了起來。說老任你談了多半天。還未談穀嗎。我們下午。不是還有會議嗎。主席說完了事。尚須往帥府報告。一大些事。你怎都忘了嗎。任廳長。作出大驚模樣。說你不說起。我真一頓飯。把我鬧胡突了。我們走罷走罷。說完急急忙忙。立起身來。荒荒張張。向大眾作一個總掙。說對不住。兄弟有事。要先走一步。主人聽說。搶着來送。大家一齊站了起來。任廳長早已走到汽車旁。向主人拱拱手。上車去了。只聽得嗚嗚嗚幾聲。二位廳長。早已不知去向。衆人方坐下。主人齊君說道。他們有事先走。我們無事。飯必須吃飽。大家說這是當然的。任廳長未走時。只聽得他一個人說話。大家的氣像教他逼住一般。本來也不如他言語來的捷便。他也不把衆人放在眼裏。他走了以後。大家一齊鼓起興來。大發議論。就像脫離羈絆。恢復自由一樣。內中有一半老的人。年紀五十來歲。他坐在對面座上。隔席不能說話。及至稀飯畢。大家散座吃水果。我與這老頭。坐在一桌。老頭圓步重足。有大員氣象。穿著八團花寧綢袍。青緞背心。長不及膝者三寸。厚底靴子。前清時候。大概在內興隆定作的。瓜皮小帽。紅帽結兒。大模大樣。瞅着人。似乎看不起的样子。與我坐在對面。瞅我笑了一笑。說大作

我在各報上拜讀過的。佩服得狠。我聽有人抬舉。急遜謝不敢當。說雕虫小技。何足挂齒。老先生過譽實不敢當。老頭默然。沉了一沉。接著說你你貴姓。我一聽。大爲驚駭。上下文也不連貫。姓名不知。怎能知道我的大作呢。這不是自相矛盾嗎。只得答道姓陶字犀然。老頭又微笑道。我是九五橋。諒來你是知道的。我接着說道。久仰得狠。先生是個詩人。那老頭一笑。原來這老頭。旂人姓九。名如。號五橋。風雅得狠。他的官。在前清時代。作的也不小。他雖不是科舉出身。提起筆來。着實來得。詩作的也狠好。他作過駐藏大臣。革命時代。叫人把他攔回來。民國時代。因爲他認識人多。居然不會落伍。種種闊差。他人得不着的。這位五橋先生。不知用何種方法。居然取得。來錢着實不少。從這手拿來。從那手花去。一錢也未積下。自以爲書生本色。名士風流。其實自己受罪。自己知道。現在沒有法了。跑在東省。打個秋風。當局待他不錯。給他一名譽職。每月也有二三百塊錢。那裏設他揮霍。今天也在座。各種闊人。因他是一個過去的人物。不樂意同他說話。他又自己作出大員身分。不肯俯就。所以把他老給乾起來了。現在和我說話。亦是無法的意思。聽我說他是詩人。他又敷衍道。閣下也是能詩的。我也久知道。我受老先生誇獎。不得不客氣幾句。五橋先生道。有一個詩人的詩。閣下見過否。我不知何人。怕他把我考住。說我看的詩是極少。老先生所說的。恐怕未必知道。五橋先生道。這人的名字。叫作杜甫。我一聽太爲詫異。說此人那省人。現在何

處作事。五橋先生正色道。他是唐朝人。如今沒已千餘年了。我聽了。知他戲弄人。小看人到十二分了。實在忍無可忍。要說甚們。一個酒飯場中。本來不當因小事爭論。碍着主人面子。只得含忍。當下便啞然大笑道。你誤會了。旁人的詩。我雖未見。杜甫的詩。那有不見的道理。因把工部詩的頭一篇。執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一章。朗朗誦之。曰杜之全部。我可以背下來。先生疑我未看過。先生用心太過度了。這個老頭兒。教我這們一說。狠覺不安。他也不是有心。因他閱歷名場。年頭久了。比他強的。他一定要趨承。不如他的。他一定要小看。這個習氣。也不自今日爲始了。今天這話。也順口答言。也不是有意。我也格外原諒他。不全他一般見識。他也狠覺得對不住。接着又講他作官時。如何能幹。如何爲上司倚重。我只得敷衍著。他又自己誇自己手筆相應。當年某地作大臣時。所帶師爺幕府。不過充數而已。所有章奏。均自己手筆。軍機王大臣。未嘗有一次駁回。我聽之實在厭煩。只得說道。先生的手筆。我狠佩服的。不知先生的事業。可能比清末名臣如曾胡諸公否。五橋先生不悅道說那我何敢比。也別說是我呢。說到這裏。就不往下談了。同座有一個曹君。向五橋問道。老先生可知任廳長與任館長。前日衝突的事情嗎。五橋嘆道。我怎們不知道。我正在從中與他們疏通呢。大家一齊問。二人因何事衝突。五橋說道。一言難盡。諸君莫怪我說。這事是非。自有公論。我以為任廳長。少年新進。過於目中無人。至於任館長。也與他多年交情。且有親戚

。我不便說他是非。但總覺得。他服官中外。三十餘年。作事不至於冒失。大家以我言爲何如。大家聽了不解。一齊問五橋。說老先生把這事原委說一說吧。五橋道。我一提起。氣就滿了。況且我有了年紀。這些事的頭腦。記也記不全。曹君你也是知道的。你的頭腦清楚。說話也不費力。你替我說一說。我將來請你如何。曹君笑道。老先生太客氣了。這又算個甚們事情呢。苦於我知道的不周全。說出來恐怕與事實不符。說也等於不說。五橋先生道。你就說罷。不用客氣了。曹君說。諸位請坐。容我慢慢講來。這個事情。本來是個小事。不過任廳長太任性罷了。去年當局。爲發揚文化起見。擬將國內所有秘書籍。一齊刊刻。開了一個局子。名叫四庫書編印館。當時館長一席。請這位任老先生擔任了。這位任老先生。與任廳長。同姓不同宗。他在清末。進士出身。本來有鼎甲希望。因得罪了人。所以僅得個中書。以後隨着徐督來東。辦理旗務。甚是得手。保了府道。民國初也作過政務廳長。及某處道尹。那個時候。任廳長。還在中學念書。未畢業呢。這任老先生。學問很好。對於東三省的掌故。知道非常的多。又喜權搜羅古書。家裏藏書。也着實不少。當這個館長。實在是入地相宜的。衆人說道。任廳長。也不是甚們新人物。也是學堂中念舊書的。他兩人應該特別的好才對。怎們又出意見呢。曹君道。誰不說呢。據我所知。任廳長從前是極崇拜任館長的。見面必以老先生稱之。遇着學問上有疑難之點。一定要請教。做出十二分恭敬的樣子。任老先生。本是一個

實心人。看他如此至誠。便也不同他客氣。也就以老前輩自居。這一遭。任廳長。外面似乎樂意。心內却大不快活。他以為任先生不過是個告老的問題。一毫勢力也無有。我恭維他。不過因為他歲數大些。他就如此認真起來。心內如此合計。外面却一毫不露。近一二月間。上峯的意思稍變。關於印書的事情。不似從前的積極。也因軍事用款太多。不得不暫緩辦理。也不是不辦。所以局子並未取消。然而這個局子。本是獨立的。任廳長本節制不着。彼此如風馬牛之不相及了。不料任廳長。最善揣摩。看人顏色行事。功夫是登峯造極的了。今見上峯不肯即辦。以為必將此事中止。他就無事生事起來。一日坐在辦公室內。將鈴一按。便有當差的二人。入室伺候。他拿做官腔說道。你把一科秋科長給我叫來。當差當應着。立刻到一科把秋科長請到。秋科長入室內。先鞠了一躬。問廳長有何吩咐。任廳長說。四庫編印館。我聽說已經不辦了。他們那箇大牌子。仍然高懸着。我昨日坐汽車從旁經過。瞅着太不安當。內裏已無事可辦外邊掛着牌子。不但太無意味。且恐有許多誤會。你帶着人去。將這牌子。替我即時摘下。秋科長說道。回廳長。科長對這事。有點意見。任廳長不悅道。你有甚意思。也可以說說。秋科長慢慢回道。這個編印館。不歸廳內管。他辦與不辦。自有主管官署。似乎我們不必管他。得罪人小事。倘或他有個不遵辦。傳出去多有不便。任廳長大怒。拍桌子道。你也太小心了。我的事我自有主張。何必你過慮。我教你摘。你就去摘。弄出事來。有我呢。大家聽到這裏。說任廳長也太專

斷了。人家的話。他竟一句不聽的。五橋先生。哈哈大笑道。諸位莫怪我說。如今年輕的人。得一點志。所行所爲。同任某也就差不多。也莫有甚們大說頭了。曹君又接着說道。當下秋科長。一連碰了幾個釘子。心裏着實不高興。但是任廳長。是他迎頭上司。一弄翻了。他自己先吃不住。因轉念道。我這是何苦呢。爲人家計較利害。本是衛顧他。他不但不見我的情。反要動我的手。我何必費力不討好呢。乃變作一臉笑容。向任廳長說道。科長一時胡突。未能想開。其實一省文化事業。本廳全管得着。該館不辦事而掛木牌。近乎招搖。本廳不問。這個責任卸給誰呢。狠可以就辦。任廳長聽他說得有理。大笑道。你也明白過來了。等你事事明白。一樣事不能辦了。秋科長道。一種人一等材料。我要事事見得到。我怎能叫廳長訓斥呢。任廳長道。我們別談這些。趕緊辦事要緊。我們衙門外。不是有警所嗎。你傳我的命令。借他四五人。壯壯觀瞻。助助威武。這一點小事。我不必知會公安局了。秋科長諾諾連聲。急急出走。果然借了警察。坐着汽車。浩浩蕩蕩的。一直奔四庫書編印館去了。到了館門口。一齊下車。秋科長喝令摘牌。帶來的人。一齊下手。館內號房。有一老頭姓李。正在屋內閒坐。看見來了一羣人。一齊在牌子旁邊站着。他年老眼花。一時未看准。只當是油漆匠。來油漆牌子的。出門大喝道。來一個畫匠。也就鼓用。怎們來了一大羣。真真小題大作。秋科長喝他不要胡說。我們奉官派。來摘牌子的。那裏來的畫匠。老李一聽。嚇得毛了。急忙跑入。對館長說

。可了不得了。人家來摘我館裏的牌子。任老先生一聽。說豈有此理。我的機關。未奉明令裁撤。那一個敢。老李如此這班。又說了一遍。任館長半信半疑。只得親自出門一看。見一羣人。正在那裏用大鐵椎。已將牌子鐵釘打壞。牌子業拿下去了。任先生一看。無名業火。高一千丈。大聲說道。你們好大胆。你就窮的要死。也不能摘我木牌。一個木牌。值幾個錢呢。難道你們警察。就跼着瞅着。一言不發嗎。秋科長聽了。忍耐不住。就越衆出班。上前說道。你你就是這裏館長嗎。任老先生說不錯。你是甚們人。科長道。我姓秋。我是學務廳內的科長。今天摘牌子。並非他們偷竊。乃是奉廳長面諭。叫着怎辦的。任先生不由愕然道。你們廳長。我是認得的。他也不致如此冒昧。我們這個機關。也是奉長官的令設的。你們廳裏。向來管不着。若果上峯有裁撤的令。鄙人雖不肖。也斷不至於戀棧。摘牌子一事。我們到取消時候。自己也會摘。難道敝館裏。一個長手的人都沒有了嗎。秋科長說。你你這些話。同我們說不着。我們是機器一樣。本來是被動的。廳中情由。我們不知。你你不樂這們辦。僅可公事上見。好在我們也不偷了你這牌子就跑了。現在公事忙。不能久與閣下閒談。恕過恕過。再會再會。說完領着警察數名。及帶來的差役。拿着木牌。如飛的上汽車而去。把個任館長氣暴跳如雷。大聲叫道。反了反了。青天白日。那裏來了一羣強盜。好好好。我必要教訓教訓他一着。說完了。回到辦公室內。拔起筆來。寫了一個稟帖。稟託任廳長。義正詞嚴。共分十二

條。並質問當局。未有明令撤消。安得先摘木牌。不歸任某管轄彼何敢派員摘取。理由十二分充足。任老先生。本來公事最好。筆下尤其來得。一班的人。本來比不了。任老先生。平日辦事就爽利。上午寫完，下午已經送到主座。主座一看。拍案大怒道。這任廳長也大荒唐未有我的命令。他擅敢如此辦理。真是胆大妄爲。我對這種人。非嚴辦不可。不然不但對不起老朋友。而且屬員之中。都如此擅專起來。將來我一事不能辦了。這人當初我說他不。他們竭力保荐。我不得已。姑且試試看。聽他到任以後一樣事不辦。專好假充名士。在北陵做些歪詩。這是甚們時候。他還這們著。說罷就同諸位要人說。我看不如。借這個事情來將他撤換。換個有新知識人。省得教育前途。一天比一天糟拉。這回該然任廳長有貴人。內中有一位委員。姓方。六十來歲。近視眼。他的道貌嚴嚴。好像有點作爲是的。並且敢說話。專好拉攏同鄉。他做同鄉。就是一條狗。也比別處好的多拉。所以今天在座。一聞主座派任廳長的不是。乃故意裝作不懂。拉着長腔。顛頭簸腦的問道。請問主座。今天對於任廳長。有何不滿意之處。請說出來。我們大家聽一聽。主座因他是個老前輩。一向是特別優禮的。不便說他多事。只得將一切情形。對他說過。方老先生。搖着頭說道。這一點。小小事情。我可以從中替他們排解排解。論理說。我同他兩方面都是朋友。我也不犯說誰對誰不對。但是打官事的。兩造不能均有理。也不能均無理。總之各人方面，均有一些理由。聽一而之詞。那是做不了准的。

。就拿這一個事而論。任廳長。作事輕率。擅權越俎。當然是有不是的。難道任館長他就一點錯算有嗎。其中別有情節也未可知。主座爲這個小事。不必動氣。也不必操心且先讓我找他兩個人問個牙清口白。究竟是怎們一個事情。然後回明主座。再行核辦。主座本來事多。聽見方委員的話。也就不在意了。說如此甚好。就請你偏勞吧。方委員辭別主座。回到自己公館。用電話請任廳長。說有要緊事情。請他速來。任廳長這日遣秋科長摘了木牌以後。十分得意。說天下事說辦就辦。胆小的一步難行。胆大的。萬事去得。我今天辦這件事。也算是獨斷獨行。有猷有爲了。正在那裏自己稱贊。案上電鈴一響。隨手接來。知是方委員。有事相請。不禁吃了一驚說這老頭子。找我有甚們事情呢。本來他早日受過方先生的栽培。後來他自己分位。一天比一天增高。看著這個方老頭兒。地位不見增高。也同我差不多。於是踪跡疏闊。多日不見了。但是見面之後。始終因爲方老頭是個老前輩。皮氣又不好。若不理他。恐他擺著老前輩架子。申斥一頓。那是大干物議的。所以今日找他。他無論如何。不能不去。只得傳話。叫預備汽車。很高興。勉勉強強的上車。說他有甚們事呢。一煞時到了方宅。叫人先回。直待再說請方纔下車。方老先生。一向儉樸慣的住一個小院。三間上屋。方老先生。住在東屋。那就算是客屋了。任廳長。隨聽差到了他的屋內。這個方老頭兒。非常的作身分。一動不動。就像不知到有人來是的。任廳長。只得坐在他的對面。看他們作甚事情。只見這方

頭子。手拿著筆。正寫他的日記呢。他的桌子。也非常簡單。不過用幾個洋油箱。上面舖着報紙。就算是棹子了。他挺着腰板。直着脖頸。就像有大手筆。大題目是的。他一寫寫了數刻他纔算完。慢慢的抬起頭來。說你來了嗎。任廳長只得欠身說。老先生許久不見。一向可好嗎。方老先生。大模大樣。也不答他的話。只說道。我無事也無有功夫請你。今天請你來。不爲別的。因爲你無故得罪一個人。生出許多波折。若在他人。我是無有功夫去管。因你不是外人。鄉誼關係。又承你不棄。以老前輩待我。我對你的事。能置身局外嗎。任廳長聽了不解。說承老先生看顧我是非常感激的。但不知那一個人。被我得罪。我從來是謹慎慣的。一句錯話。不肯多說。不知因何得罪了人。老先生若不說明。我當真還不明白呢。方老先生。聽他這們一說。作出狠不樂意的樣子。說我們學理學的。專講正心誠意。不自欺三字。也作不到。還講甚們學問。辦甚們教育。就拿你而論。也是個寒士出身。一直作到這個地步也算是難爲你。我這個人嘴直。見得到就要說的我看你近一二年。宦途上稍稍得意。態度居然全變了。眼光非常的勢利。見解非常的誤謬。我看你的學問。不見進步。你的狡猾程度。到一日千里了。就拿今日的事而論。你怎能說不知道。昨日你摘了誰的牌子。在你未嘗不覺得意。人家能受得了嗎。你也是個聰明人。難道這事要關在你身上。就這們就算了不成。任廳長一聽。大大不樂意。口內不言。心內暗想道。這老頭子。也太好多事。這是公事。你管他著甚。但因

爲他的身分。畢竟比自己高。主座尙且以老前輩相待。我一時要得罪了他。他倘或一怒。給我說不相當的話。大爲不便。不如仍舊敷衍他。因滿臉陪笑道。晚生一時忽略。把這事情。忘了。無怪老先生責備。但是這個事。也不怨我。我也是仰承上憲的意思辦的。從前省長當面吩咐過。近來本省往往有假借文化爲名。起了個名字。租幾間房子。這就算個機關了。不是局。就是處。不是館。就是所。法定手需。種種不同。南京部院。屢次來文叫取締。我的事多。靡有功夫細察這些。你管教育。這些事情。如有在你範圍以內。你可立時查禁。老先生想想。我們當屬員的。上司的話。能不照辦嗎。任先生呢。學問很好。我素昔敬重的。惟獨他這個機關。久已無可辦的事情。終日掛了牌子。生出許多事端。我想爲盡責任起見。也顧不了許多。只得公事公辦。得罪了人。我也說不了。這是我的意見。老先生以爲何如。方老先生一聽。他說的句句有理。一點不是也莫有。心裏也覺得好笑。淡淡的說道。傲庵。你知我的爲人。不喜懽多事。本來是。不客氣的話。我的歲數也大了。分位也到了。本來要息影蓬廬。不問世事的了。主座以世交的關係。不容我走。我本是急公好義的人。對於主座。那樣的尊嚴。我也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何況於你。這事你覺得條條有理。在你這方面。固然如此說。難道他一方面。就一點理莫有嗎。都是一樣朋友。我也犯不上替他說你。但是這事。有幾種疑問。我要問你。仝廳長道。老先生有何見教。方老先生。閉目垂眉。想了半天。說道。我且

問你。任先生這個機關。是歸你管的嗎。任廳長說不是。省長也節制不著。直接主座的。方老先生說道。他的機關。有主座的明令裁撤。教你查禁嗎。任廳長道。無有。方老先生又說道。他可有甚們劣績。叫你得著證據。任廳長道也無有。方老先生道。却又來。一點根據也莫有。誰教你去摘他牌子。你又不是公安局，市政公所。這類的事。更用不著。任廳長聽。覺得句句有理。自己的氣煞。不知不覺的。挫了一半。但是不肯服輸。仍舊強詞奪理的辯。方老先生。說我們先不必談。我拿出個東西給你看。說著從書匣內。取出一個手摺來。遞給任廳長手內。說傲庵。你也細看看。這是人家的稟帖。他的理由。都也多著呢。說著自己仍就寫自己的筆記。任廳長不看則已。等到看起來。纔知自己的理由。大不如人家的充足。外面不肯露出來。心裏都不禁畢卜畢卜的跳。等到看完。澆的了不得。不似他進來那一種神氣了。只得將手摺仍就遞與方老先生。說了不得。我想不到他手段還是這們強呢。方老先生笑道。傲庵。你這個人。莫怪我說你太自知有己。不知有人了。他說你幾句。你就受不了。難道你摘他的牌子。毋他的台。他就受得了嗎。他這個稟。你知遞上去未遞。任廳長說。有老先生這一說。他大概也不好意思去遞。方老先生道。我要早知道到好了。他作的本來也機密不動聲色。就給你稟了上去。等我我知道。也就來不及了。那一日。又是會期。公事議完。主席接了稟帖一看。非常惱怒。提着你的名字。說這人太擅專了。替我得罪朋友。而且他應辦的事情。未見辦

出若何成績。這事與他甚們相干用他越俎代庖起來。真真太胡鬧了。我看他。新知識一毫無有。不知教育二字爲何物。天天作詩作賦的胡扯，這不是開玩笑嗎。我看他的事。他辦不了。還是交給別人辦罷。說到這裏。任廳長一聽。自己地位不穩。就像一碗涼水。由頂門澆了下來是的。急忙站起來說。老先生是怎給我委婉求的。方老先生說。你忙甚們。聽我慢慢的說。我在他盛怒之下。也不敢一定回護你。只得遠兜近轉的。替你說了幾句好話。說這小事。主座何必操心。我狠可以替他們了結，幸而他的事情真多。一時也不理論。我想不如你們及早了結。若一定要鬧起來。任某人固然不必說。惟恐於閣下前途。也不大便當吧。任廳長。到了此時。賊人心虛，不但無理由可講。而且連一句爽快話。也莫有了。只說我的事情。全仗你老先生操心了。縱是晚生年輕一時不加檢點。鬧出這個笑話。現在後悔也來不及了。方老先生道。你不用說這些費話。我們又何必堵氣。我如不管。昨日也不多這一番事了。但是我有一句不中聽的話。本不該說。事到如今。不能不說。人家說變化氣質。必須讀書。我看你讀書越多。氣須越發不好了。你的爲人拿前二十年論。一班人對你抱無限希望。所以家貧無力念書。站在欄櫃上包東西。也居然有人看你不錯。供你的書。你現在地位正竟不錯。把舊日的事情。你完全忘了。你心裏所有的。不是主席。就是省長。南方的名流。留洋的博士。你非常羨慕人。人家心裏。也未必看得起你。你日日奔走。叫他們看著你。倒覺著討厭是的。正經的老同

學。老朋友。見你你不見。同你說話。你還不愛理。叫人家心理。怎不難過呢。我聽說你有一個老同學。同你又換過帖。那人學問。不在你以下。又同你極其要好。從北平來信。問你他的小小飯碗。能否保住。他是你朋友。你狠該替他出把力的不然力量達不到。那也是無法事情。心思盡到。也就對起朋友了。早早覆他個信叫他安心纔是。我聽他來了三封信。你不得已。叫你的秘書給他一信。只有似無問題矣。幾個字。這叫話嗎。就勢力。也勢力不到這個地步。事之有無。我不敢信。無風不起浪。我也管不了許多。我只知勸你。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罷。任廳長不覺紅了臉。說道。這是那些人糟塌晚生。晚生要如此。還成個人嗎。方老先生笑道。我也料到你一定不至壞到如此地步。但是不加檢點仗着一時有個小小地盤。目中無人。也是有的。說完。又說現在時間不早了。你先回去。我好慢慢的替你辦。有確實辦法。我再用電話找你去。任廳長。只得起身告辭。方老先生。勉強送到房門。也就不往前送了。任廳長出門。上了汽車。無精打彩的回去不提。這裏方老先生。吃完了晚飯。便向四庫編印館。打電話。那邊任館長正爲這事氣的了不得。自己忖度。如果主座不作強我。我有何面目。在東省住著。可狠這個小東西。如此無禮。我平日待人。事事守禮。他因爲甚們恨我呢。正在自言自語。負著手在屋內閒走。忽聽得電話作響。隨手接著。問道你是誰。那邊接著道。我姓方。任館長一聽。便知是方老先生，說你是方兄嗎。電話裏說我有要事。我訪你一談。你可有功夫

嗎。任館長說過有有。但有話。用電話說也可。何必又勞駕呢。方老先生說道。這事說來話長。一言難盡。必得見你。方好細談。任館長道。如此說請過來罷。說完把電話掛上。不多功夫。號房來回。說回館長方委員到。任館長一驚連聲。說請。號房出去。不多時。方老先生。持著手杖。大踏步進來。任館長立時出去相接。二人一見大笑。任館長先說老兄多日不見。今日如何有閒空。方老先生笑道。無事不敢輕造。皆因受當局的託付。朋友的請求。不得不效勞。說着進了屋。分賓主坐下。二人寒暄畢。聽差的捧上茶來。二人吃着。說些閒話。慢慢的歸入正傳。方老先生道。任兄。聽說你近日。裏生些閒氣。我早不知道。昨天纔聽見。我所以趕過來。與你道惱。勸你不必生氣。二則勢你倒疏通疏通。都是眼前人。何必為這些小事失和。好在你我至交。無不可以說開的事。任館長一聽。心裏想道。他又作說客來了。沉吟半晌方答道。我們爭執的事。你已否知道。如已知道。我不必費唇舌。如不知道。我還須加大畧重說一遍。你聽聽。你設身處地。能忍不能忍。方老先生道。這事我聽了個七老八。你如有工夫。再將原由重說一遍。也未為不可。任館長。聽了。就將這事情的始末。又重新述說一番。末了說老哥。這事你不必管。我非同這人拚一拚不可。我看他目中也太無人了。方先生笑說。老兄你不要這樣。你我不是念孔孟的書。一直作到這個地步嗎。連一個犯而不較。堅忍橫逆。也作不上來。不是能說不能行。豈不叫他們新人物。越發笑話嗎。任館長一聽

這話氣平了許多。方老先生又說道。某人年輕。纔得了。這一個事。便手足無措。不知如何是好起來。我看浮薄太甚。并不是個遠大之器。你何必同他一般見識。且此事認真爭論起來。他也有他的奧援。強詞奪理。這個時代。有甚嗎道理可講。倘或是非顛倒起來。我們的氣。越發無從洩的了。任館長說。那個我到不怕。反正我這一點點小事。我也不想作了。索興。同他拚一拚。方老先生道。却又來。我們既不戀這一席地。牌子摘與不摘。與我何干。更犯不著。生這大氣了。況且他算個甚嗎。我們又何必同他爭氣。所謂勝之不武。不勝爲笑呢。方館長聽了。低頭不語。原來方任二人。交情非常之深。在宣統年間。任先生。在某處作知府。因辦事認真。得罪了人。地方劣紳。聯名告他。那時總督趙公。因方老先生。爲本署參議。所以就派他密查。方老先生。奉命即行。到城內。住一個小客店。查了幾日。任先生不但無劣績。却有許多成績。心中大喜。說好的。果不負是我的朋友。將要悄悄的回省。據實稟知大憲。徧巧這一天。任知府。出外查夜。方老先生。正在牆邊小解。爲任知府看見。知他來的古怪。二人交情莫逆。他也不怕。故意同他玩笑。從他身子一拉。說好。你敢干犯警章嗎。趕快隨我走。出其不意的。方老先生受這一驚。大笑說老任這是何苦呢。你便促狹。把我的小便也給結住了。二人說笑。一同到知府衙門。分賓主坐了。獻茶畢。任知府問其來意。方老先生說。奉大憲命。前來密查你的。任知府一聽。心中一跳。面上一紅。說老兄你真鐵面無私。一

點情面也不留。你何妨關照我一聲。事事有個預備。方老先生道。要照你這一說。還查個甚們呢。凡事可以從命。叫我徇私。我是不能的。任知府道。我也不怕查。但是你所查的情形。可以告訴一二樣。此刻你已經查完了。也不怕洩陋了。方老先生笑道。那如何使得。若如此。就失其所以爲密了。實告你。我所稟知大憲的事。非常的密。非常之細。連你拉我一下。把我尿給汪汪。那也是一欸。也是極大劣績呢。任知府聽了大笑。連教大廚房備飯。方先生。起身就走。說我是來查你的。並非是你的客。我若與你一應酬。更有人說閒話。彼此均不好。你的厚意。我心領了。說完好話。即便起身。任知府直他的性格也不便強留。送他上車的。還說兄弟的事。總求關照。方先生正色道。今日見面談話私情也。昨日認真查訪公誼也。兄弟不敏。實不敢以私廢公。任知府一聽。涼了半截。等到回衙。心裏懷著鬼胎。以爲這人如此認真。我的地位。一定不保。我雖無大劣積。也沒有特別的好處。他不肯替我回護。再有人想我的缺。欲加之罪。何患無詞。看來我只有預備交代的一法。還不知有無其他的干係呢。於是終日快快。公司也懶得辦。忽一日接得一角緊急公文。是總督部堂。紫花大印。分外鮮明。任知府一把從聽差手內搶過來一看後面寫著右札知府任某准此。照例非奏保或撤任不寫銜名的名。也不過右仰某某府准此罷了。現在這角文書。公然如此寫著。任知府一看說完了。我也不必看。一定是那話兒發覺。方某我同我何仇何恨呢。害得如此的苦呢。無精打采。把封筒

拆開。任知府越看越有笑容。等看完了。哈哈大笑起來。說這個人我真料不到。原來這一角文書。是個喜信。上面寫着。據委員方某查明。該府若何的精明幹練。若何之百廢俱舉。共十二項。總督已將他保入異常勞績。以道員補用了。先行行知該府。以示鼓勵的意思。把個任知府。感激的了不得。說周伯仁同王導的故事。方先生竟抄襲用了。此後任知府竟因方先生一言之力。過了班。這是一前的話。二人交情。從此日密。所以今日方先生一說。任館長便有俯就的意思。若在他人。一定辦不到的。任館長向方老先生附耳說道。必須如此如此。我面子方轉過來。恐他未必幹。方老先生大笑道。我叫他如此。他敢不如此嗎。任館長道。這事也就叫無法子咧。不是老兄。換個人來說。兄弟無論如何。一定不能答應的。方老先生。認爲結果圓滿。起身告辭。任館長一定拉着不放。留着小酌。拿出許多書畫。請他賞鑑。夜深方散。次日一早。方老先生。就用電話。把任廳長請來。先告訴他任館長。態度如何的強硬。理由如何的充足。怎們一定不答應。非公事上見不可。任廳長聽了。着實有些驚惶。深悔那日作事的猛浪。只說這如何是好呢。我只有候那他罷。方老先生道。你不要這們說。我已經費了八大車的話。把他說住了。只要你聽我一句話。遷就一點。這事就可以化大爲小。化有爲無。頃刻風平浪靜。你看好不好。任廳長。老先生。命我如何辦去。我當然遵辦。方老先生說。也莫有甚難處。只用解鈴繫鈴的法子。這事即可歸了。任廳長道。怎教解鈴繫鈴。方老先生道。

你這等一個人。連這句話也不懂。我也不相信了。你將他的牌子摘下。再將他的牌子掛上。他照舊辦他的事情。豈不就完了的嗎。任廳長聽了。半晌無言。勉強笑道。照老先生一說。他是十二分面子。晚生一分面子。也無有了。要這們辦。我不敢聞命。方老先生一聽。這事要弄僵。心內大怒。把槓子一拍。說你不幹。就拉倒本來我兩頭爲好。你一定疑惑我拉偏架。我又何必多事呢。說完了。自己帶上老花眼鏡。寫他的中庸註解。大有旁若無人之概。任所長一看不好。心內暗想道。我如不答應。簡直又樹一敵。本來我的地位。就不穩固。這些留學生。成天在我屁股後釘。若再將老先生得罪了。這不是進退無路。自找苦吃嗎。他這人本來機警。立刻把話拉回。說老先生息怒。晚生一時想不開。把你老的排難解紛。一番厚意辜負了。實在罪過的緊。現在還求你老。成就到底呢。我惟命是聽。無可無不可的。方老先生。見你回轉的快。不便過於難爲他。說這個是呢。你既真認錯我的苦衷我跑這一回。也不算白跑。本來他們這些。新人物。吃洋飯的博士碩士們。看我們念舊書的人不起。我們再不知自愛。做出把戲。給他們看。你說該不該。將來一同推翻的日子還有。那時不但你的廳長做不成。連我們詩曰子云行裏的人。也一齊叫人打倒了。那真是自尋苦惱呢。你是個最有見識。最明大體的人。這一點小機關。還看不透嗎。任廳長連說是。方老先生說。明日午間。我在四庫編印館。等候你。你千萬要照我的話辦。一定不可失信。任廳長道。你老放心。我說了一定算的。

老先生大喜道。這纔是呢。能屈能伸。本是大丈夫的作用。百鍊的鋼。纔能變做繞指的柔。干將莫邪。一擊便折。那能算做寶劍嗎。你先別走。我高興了。將我的事。給你說一段。我們是同鄉。大概我少年時的爲人。你雖未赶上。還許也聽見過。我心目中有過誰。服過誰。我入學之後。家嚴去世。家內這個千斤担子。都加在我的身上。我爲地土官事。一打打了十幾年。我的志氣都在堂台子上消磨了。幸而官運還好。我的生活。稍寬裕。正值甲午之役。有漢奸某人。因我素日看不起他。他就在外國人處。給我說壞話。外國人本來拿中國人不當人。竟不問青紅皂白。將我捕去。三大件都給我帶上了。我當時要是不能忍。同他爭執起來。我的性命一定不能保。我當時想得開。行所無事的。一言不發。看他將我怎們樣。後來他因無論如何問我。我只是不言語。我無有口供。不能把我怎們樣。於是外國人大怒。他用皮鞭子打我。我一則羞辱。二則痛的難過。若是哀求他。不但他不懂。而且失了我的身分。失了我的身分不打緊。而且國家的體面。完全去了。我不得已。想出一法。他打我一下。我念一句中庸。等我念完。他也打完。後來外國官知我是個念書人。竟不難爲我。將我放了。你想。我若不忍。能有今日嗎。任廳長聽着有趣。說老先生。書上有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可改作皮鞭可挨也。中庸不可忘也。方老先生也笑了。說你不要打趣。這是一件。還有一件哪。那年國變。本省有急進會發現。大帥因他擾亂治安。立意正法了幾個人。我正參帷幄。替他出了許

多主意。當時北方平靜。正是我任勞任怨的好處。第二年。我上北京。與政府有接洽的事情。晚上回旅館。忽有時裝婦女二人。氣勢汹汹的。同旅館人說。這裏住個方某人。櫃房不知何事。就將我住的號頭告訴他。接着喊方大人。有客來了。我放下書本。起來一看。不覺楞了。從來我不與人家婦女認識。他們究竟是誰呢。我剛站起來。他二人已入屋了。我只得問他二人貴姓。二人把門立刻關上。就像怕我跑了一般。我說男女有別。你二人如此舉動。不怕人笑話嗎。他二人不言不語。從腰內。拿出手槍。一齊對着我。惡狠狠的。就要搬機。我一看不好。我要再不說話。我就永久別想說話了。我靈機一動。計上心來。說你二位慢着。反正我也逃不了你二位手內。何不說個明白。不但我死得清楚。知從前作壞了事。叫人報仇了。來生也知道警戒。就是你二位。因何事報仇。說出來也覺光明磊落。倘若是不說。便把我殺了。我至死還疑惑你二人。是拆白黨呢。二人叫我一激。也說出話來了。說姓方的。你不必同我弄鬼。我二人。即你當日所害姓張的胞妹。和他妻子是也。訪求你若干日。今日得着。焉能放你。我接着說道。張某一事。我至今也覺得後悔。請你急速把我殺了。店裏人聽得槍聲。你二人一定跑不了。將來總得替我償命的。這麼我可合式。若是你將我送到警廳。說我反革命。我那時死於市朝。你二人反得逍遙法外。得報仇美名。我的性命。白白丟掉。弄得千人萬人皆知。那才是栽到底呢。請你速速動手。二人一聽不錯。說你要死。我徧不叫你快死。說着

即將我拉出去。送到警局。轉送軍警執法處。這們一辦。我可就活了。這邊大帥一個電。當局就將我放出。我一出來。恐他們再找上我。我向乞丐買了一身破衣服。連夜跑回奉天。人不知鬼不覺。以至於有許多鬧事做。熬到現在的地位。這都是忍字的好處。老弟你也學我忍一忍。甚們事都好辦了。任廳長聽得覺得十分有趣。時候不早了。告辭回去。到了次日午間。自己坐了汽車。後面科長帶幾個人。坐了一輛無棚汽車。拉着牌子。一路之上。觀者紛紛議論。不知是何種事情。到了四庫編印館門前。科長帶人將牌子掛上。看的人也就擠不開了。說前天摘去了也是這位。今天又送回來了。科長滿面通紅。只得說道。你們給我閃開。你知道甚們。大家方纔散了。任廳長入內。方老先生。早就來了。正同着任館長談話呢。號房是上邊有話的。任廳長到。就叫請上來。當時號房喊任廳長到。方老先生早出來說傲庵請進來罷。任館長只得也站起來。板着面孔。只說了一句請坐。便不言語了。方老先生。大說大笑道。你二人難到不認識嗎。爲甚們不暢談一談。還這等拘泥。任廳長萬不得已。只得向任館長。說道。前天實在對不住。因事忙一時失察。屬員中作出極無理一件事。我聽着實在慚愧得狠。今天特來請罪。請老前輩寬宥。不要介意纔好。說完又斯文掃地。深深的打了一躬。任館長見他說得委婉。氣平了好些。連連還禮不迭。說這些小事。何必掛齒。我們讀書明理的人。若爲這些小事。生起氣來。這個氣。也就不勝其生了。方老先生夾七夾八。從中亂說。說傲庵你可謂

善補過的了。前日以為可摘之從而摘之今日以其不可摘。又從而掛之。何損於明。何傷於政。不過多雇一回汽車。多費幾個釘子而已。說完三人一齊大笑。事算解開。一天風雨算過去了。方任二人。又談了許久。方纔辭出。曹君說到這裏。說我說了半天話。我的口也乾了。我的舌也木了。你們聽了。懂也不懂。大家一齊說道。謝謝你。我們聽了。甚是有趣。這個給他斟一碗水。那個給他送一個蘋果。曹君一面吃着。一面向我說道。老陶你不是要作小說嗎。你把我這一回去記上。便是一個小說的楔子。任廳長是一個極勢力的人。天下壞事。都從勢力二字起。無勢力的。費盡心機。思造成一種勢力的。用盡方法。想保存他這種勢力。中間有許多人奔走其間。鬧出許多笑話。生出許多風波。無非為這二字激成的。釀成的上而古代的帝王將相。次而現在主席首領。何嘗不為這兩個字的犧牲品呢。任廳長不過小小一廳長。他的勢力的心。比任何人都利害。是一個勢利種子。小小的模型。你狠可以把他閣在頭裏。為一書主腦。以見中國的社會。都叫這般人鬧壞了的。我急忙答道。你說的甚是有理。我回去。就照你的話寫去。大家一齊說。好狠好。時候已晚。大家一齊出去。門外有一個板橋。下有流水。他人皆從容過去。惟五橋先生不敢走。曹君大笑道。老先生台甫叫着五橋。現在一橋不敢過。將來把台甫改為半橋吧。五橋看他一眼。不好說甚嗎。不得已從別處遶過去。我仍舊坐車回家。這一席話。果然勝於十年讀書。我信曹君的話。立志要作出小說來。內人聽我要作小說。

狠好。你借此養養心。不必用別的工了。但是你作小說。叫何題目。用何種事爲背景。何種人物爲材料。我當時答道。我本是個外行。初次試辦。先作一作。如不能成章。就立時閉筆。如還可以去得。我就此開辦。他人的事情。我一時記不了許多。而且也說不上來。不如將我的家世。及二三十年的經歷。暫且拿來說一說。記一記。只當我一個小說練習品。但我的歲數。已經三十多歲。功不成名不就。我自已不覺得。今日我遇着我這老同學任先生。形容一翻。奚落一陣。我可不禁有身世之感了。我有兩方圖章。你不是看見過的嗎。一方陰文是有志之士。一方陽文。是無能之人。將我的爲人。也就包括盡了。我那能不發一箇牢騷。內人說好。你就此請作罷。你的書名叫着甚們。我答道。叫着眼底滄桑錄。內人點點頭。不知正文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手足情真拳揮豪傑
鄉隣誼重冤雪覆盆

話說我這部書。本來是初次動筆。鄙人的學問。本來平常。人情世故等等。尤其隔膜。將來內容可笑的事情。也就多了。句句有漏洞。處處顯着支離。那也是無可如何的事情。現在老實些。也不客氣。竟要書歸正傳了。我們家。在同治末年。本來在瀋陽城南三十餘里。有一個屯子。名叫荒山子。山雖名荒。其實草木也很多。山上有一座大廟。規模很大。每到夏天。上山門階上一坐。瀋陽全城隱隱約約。都在眼底。我家世居此地。

。安分守己的。作一個平民。到也與人無怨。與世無爭的。我祖父朗山公。諱寶潤。年十二。先曾祖母即棄養。幸先曾祖母在堂。支持門戶。家境窘乏。到萬分。先祖父在私塾念書。後來束脩不繼。書也不能念了。因為那時旗人。道路頗寬。先祖父不得已進城當差。我們是蒙古正藍旗人。所以祖父在正藍旗佐領官廳當差。那時官廳名字叫作牛彙。今日聽了。甚為稀奇。那時節時却以為升官發財的發祥之地呢。正值洪楊初平。各省流寇。仍出沒無常。我們所住地村落。離城不遠。照說應分太平的。那知鬧的更特別利害。家父化南公諱樹棠。那時年纔六歲。先祖父在城內當差。全賴先曾祖母同先祖母高太夫人教訓撫養。有一天。家父隨高四舅爺。在門口閒望。忽遠遠的一大羣人。騎著馬。手內執着槍刀。一隊一隊的。從門外經過。及至到了眼前。纔知並不是官兵。雄糾糾。氣昂昂的。確是綠林人物。那時家父一見。便拉高叟說道。我們回家罷。高叟不理。仍然負着手。在門外站立。等到大隊人馬經過。他偏又多嘴。說你們有多少人。從那來。今晚住那啊。這些人也不理他。仍舊走他的道。老叟見不答他的話。大胆上前。勸住一個人的馬嚼環。說我打聽你們的話。你們真聽見嗎。為甚們不理人。為首的匪人。年紀約四十來歲。鷹鼻子。裂腮嘴。一臉橫肉。滿嘴鬚鬚。手內拿着夾把的大刀。光明照眼。從前邊轉回來。大聲說道。這人一定是個奸細。你們把他給我幫上。回去細細審問。左右答應一聲。便有四個人下馬。腰間取出繩索。如狼似虎一班。將高老頭兒綁了。高老

頭兒。本來好多事的人。他喝了幾杯悶酒。仗著酒胆。說了幾句無意思的話。那知他們認真綁起來。嚇的他魂飛天外。魄散九霄。連忙跪下。叩頭說。大王爺。我可不敢了。我一時灌了黃湯。多言多嘴。現在是後悔不來的。看我怎大歲數。饒了我罷。匪首笑道。你說得輕聲。你說放就放。那裏有這容易事情。高老頭兒大哭。那時候家父。毫不害怕。還站在旁邊，高老頭兒看見。說你快去罷。告訴你母親。說我叫人綁去了。好想法把我贖回來。說完大哭不止。連聲音都改了。家父毫無懼色。說諸位慢著。我有一句話。匪首笑道。你一個小人。有甚們話。難道你不怕我們把你帶去嗎。家父道。諸位最有義氣。最有道理的。那能欺侮一個小孩呢。匪首道。看你不出。到敢說話兒。有話快說。家父道。這個老頭兒。是我的舅舅。他是有瘋病的。天天好亂說話。我的舅母還病着要死呢。你把他帶去。他一家人算完諸位濟弱鋤強把他一個窮老頭子便帶去殺了。也算不得能爲。不如打他幾下。放了他罷。匪首道。難爲你敢說話。我們是殺人不睜眼睛的。你不害怕嗎。家父說我爲甚不害怕。爲我舅舅。也說不得了。匪首說也不用打他了。看你的面子。索興將他放了。高老頭兒大喜過望。得了命。便欲進屋。家父拉他一把。直等這羣人走完了。方纔慢慢的進屋來。屋內先曾祖母。先祖母。早都聽見。正在提心吊膽的時候。二人入屋先祖母。將高老頭兒著實說了一頓。高老頭兒。摩摩腦袋。說今天要不叫我這外甥。他就搬了家了。先曾祖母等。見家父年幼。便有急智。心內非常懂

喜。外面却不露出來。從此高老頭兒。有事就問家父。說孔聖人還師項橐呢。何況於我。大家聽了。均甚詫異。這年秋間。賊鬧得更不像了。四外屯村。無一處無有搶掠的。他們聲勢浩大。日甚一日。將軍聽了。甚爲驚慌。立時派了五百旂兵。又派了一個旂官姓依的。當了統領。帶了這五百人。出城勦匪。那時軍隊。久無訓練。況且旂兵。更是吃糧不管事的。平居無事。一個個。自以爲官的苗子。大模大樣。穿着大方馬褂。開氣袍。厚底靴子。在家內聞鼻烟。提籠架鳥。出門坐在茶館裏裏。拿官架。撒橫腔。人稱他一聲老爺。那還撐着鴨子腿。用白眼看你愛理不理的。二百年來的習氣。一旦那能改。只知升官發財。是指顧間事。那知甚們叫作職守。甚們叫作責任呢。一聽說出城勦匪。大家一齊毛了。個個埋怨。說這個將軍。也太不體恤人了。這些事情。照例是綠營的事。生叫我們去作。我們催科是分內的事。怎們生派起我們這樣差使。況且出兵打仗。我們也實在來不及。不說人人提心弔胆。怕得了這個差使。再說這位依統領。年紀五十多歲。字認得不多平日好裝官。好擺架子。終日拿著一根長桿烟袋。一抽抽個不了。抽烟之外。又好喝白酒。一喝起來。就麼頭了。不喝到昏昏大醉。他是決不放手的。平日在家。妻妾僕從。擁護著。也居然是一個闊老。這一回。無意中。得了這們一個優差。把他愁苦的了不得。同他太太說道。這個官。真不是人做的。我寧可回家抱孩子去。我也不肯白白送了這個命。他太太勸他。不可如此。我們平日吃皇上家的餉。怎們不辦皇

上家的事呢。況且出去的不是你一個人。怎見得一定是你死呢。他平素是個懼內的人。太太說話。從來是不敢駁回。只得應道是是。正說話。下人回道。督轅上派人來，說是將軍立刻傳見。他一聽更了不得了。只得答應道。套車就去。勉強穿上官衣帶上頂翎。坐車上府。將軍一見。照例遞手板請安。將軍向他說道。難爲你。辛苦一次罷。現在土匪鬧的太不像了。若再縱容。就要滋蔓難圖。我看旂員中。你尙能辦事。好好去辦辦好了。我是一定保舉的。你可先帶五百人去。大概可以設用。將軍說一句。他答應一句。一句痛快話也莫有。別說是請示方略。面受機宜了。等到下來。他的衣裳。完全濕透。他的汗出的。比下雨還多。坐在官廳裏一言不發。同人有向他道賀的。有說他此行。一定是旂開得勝。馬到成功的。他如醉如痴。連一句客氣話。也無有了。回得家來。一頭倒在坑上，他的太太。問他上府的話。勉強說了兩三句。嗚嗚咽咽。哭個不了。他的太太。終是個女流之輩。到此不覺心軟。也賠着哭起來。他越發不得主意。一夜也未好生睡。到了次日。照例往教場檢閱所帶隊伍，那五百人，雖然選妥。不過勉強充數。老弱不堪，走路猶難。那堪上陣。所有的兵器。火槍也有。大刀長槍也有。盡是朽澀不堪。他一毫也不計較。他抱定一出兵。就是個死。也不必斤斤於這等小節。看了寶鏡圖。擇了吉日。上轅稟辭。將軍又勉勵他幾句。他除答應是之外。不懂得別的話怎說。將軍以爲他是審慎的意思。也不多疑。心內說爲政不多言。用兵也不在多言。我簡派這個人。

一定是胸有韜略。不動聲色的了。眼觀旌旂捲。耳聽好消息。這位將軍。此時大有這種希望。按下不表。再說這位依統領。稟辭以後。回得家來。一到屋內。同他太太說道。今日我們好好一家人家。明日就說不上誰死誰活了。太太說。老爺。出兵是吉利事。不要說這些喪氣的話。他說你不用不信。到那時間。自然知道了。太太心裏難過萬分。也不答言。只得將出門應帶的東西。一一就緒。次日起行。他又吩咐一番。就像永遠訣別的樣子。親友不知就裏。以爲升官的先兆。都送酒席。親自來餞行。他心裏說不上來的苦。只得一一擾過。所喝的酒。也不下五六十杯。業已醉的不得了。頭昏眼花。欲待不走。又怕犯了軍法。越發不得了。只得硬着頭皮。狠一狠心。爬上馬去。領着他這一隊老弱殘兵。出了南門。他的家眷他的朋舊。同他的親友。看了他這個樣子。都非常的難過。以爲總是凶多吉少的。按下不表。再說依統領出了南門。心裏想。胡匪在東南鄉鬧。我今夜在城南某處鄉屯駐紮。來他一個先聲奪人。胡匪一跑。也就完了事。只要我一個消了差。再出了事。我就不管了。就是這個主義。說着傳令。說今日出城太晚。不可走路太遠。三十里地住下。兵士一聽。人人樂意。說這樣上官。真能體恤人呢。日頭未落。就到我們的村莊荒山子裏。一堡子人。聽見有官兵到來。就炸了山了。要看又不敢看。不看又以爲千載難遇的機會。小兒婦女們。從門縫裏。向外張望。這些官兵。打土匪的本事。不見得怎樣。欺侮鄉家老的本事。隨身帶着。不必家取去。村民越怕。他越發

得了意。一回傳着統領的令。叫鄉約探公館。那時的村長。叫着鄉約。是一此子內的首領。鄉約不同已。將堡內首戶。于姓家內。挪出來。請統領住。原來這于姓房子二三十間。不但統領住了。連他帶來的隊。也三分之二住下了。其餘皆在于宅左近探下處。搗亂了二個鐘頭。方纔就緒。這些兵了。狐假虎威。不知如何是好。這裏殺雞。那裏又要宰鴨。一會子短了這個。同村民要一會子短了那個。又向鄉約說。闖得烏烟漲氣。一羣莊家人。當面不敢說話。背後互相暴怨道。照這樣我們的子。還能殼過嗎。穿靴帶帽的鬍子。比真正鬍子。還利害。一傳十。十傳百的說。依統領本來是一個木頭人兒。他別說不知道。知道也沒有法。他以為此次出來。危險萬分。全仗帶來的兵。保護他的性命。所以對於這些兵。特別的要好。只求無事。老百姓三字。本來不到他心裏去。所以這些兵。無天無法。鬧起來。他只管裝聾賣啞。仍舊喝他的酒。吃他的飯。他既如此照常取樂。上行下效。帶來的兵。也席的牛飲。大吃大喝。一個個喝了醉眼朦朧。又兼走了一日。人是乏的。平日又未操練過。一但受些勞苦。也就支持不了了。五百個人。無一個不沉呼大睡。他們為甚們出來。到此際幾乎全忘。天有二更時分。村民聞得遠遠喊殺之聲。大家害怕。不敢出來。原來距村十餘里。便有匪人的探子。這日聞說依統領帶隊前來。他們着實担心。派了許多人。扮作農人模樣。雜在良民中間。依統領一舉一動。他們皆當件新聞去報。聽說官兵今夜全睡。一毫防備無有。匪首名王四。綽號九頭獅子

的。年紀三十多歲。非常的剽悍。聽了這個信息。大笑道。城裏派了這個膿包。我們若不殺個下馬威。他也不知王四太爺用利害。說完便糾合黨羽。一百餘人。人喇枚。馬摘鈴的。一齊往荒山子進發。人不知。鬼不覺。這時依統領一班人。正在好夢方酣之際。至死也不知道。有人暗算。村內住戶。雖有些知覺。也不敢出去。況且黑夜。倘或報的不實。鬧一個軍法從事。那纔冤呢。所以都把頭往被裏一蒙好像置身局外是的。這一羣土匪。把于姓的宅子。團團圍住。房內的官兵。仍然睡覺匪首干四。人極精細。恐怕中有埋伏。叫乎下人。不可輕動。夜裏北風甚大。王四計上心來。將于姓草垛。的草。取了下來。堆在牆內。用火點着。只聽刷拉拉的風。愈吹愈猛。火愈着愈大。頃刻之間于家房屋。變成一座火燄山。可憐那些官兵。吃醉酒。未醒的。也就隨了火神爺去了。那些酒量輕未睡的人。半夜驚醒。急急逃命。槍刀也顧不得拿了。跳出火坑。四面張望。早被這些匪人。殺的殺。打的打。如砍瓜切菜一班。逃走的百人之中。不到三十個。其餘都被賊殺。大部分人。及依統領。均都化爲飛灰。連屍首也無一些可尋等到天明。火勢更大。燃燒了好幾十家。王四等。認爲非常的滿意。呼嘯一聲。風馳電掣走了。那一個敢追。我的家幾間草房。也受殃及。那時先祖父。在城內當差。並未在家。惟有先曾祖母先祖母。及家父數人。倉惶之中。從火內爬出。一點東西也未帶出來。真是困苦的不堪。等到天亮。村人皆往于宅去看。房屋是一椽無有。只剩些死人焦爛骨頭。腥臭之

氣。聞者皆嘔。依統領已經葬身在這個火窟內。他的隊伍有逃出去的。回去報明。將軍大驚。恨他了不得。然終因他死難。不便追究。也就馬馬呼呼過去了。不但不治他失機之罪。且反發給恩餉。也算是十分寬厚了。他的事。不必再提。且說一說。我們的事。自遭回祿之後。無家可歸。把先祖母。愁苦的萬分。多虧這位舅太爺高老先生。能說善勸。他的家本在城東南上高土屯住家。因在我家串門。又係至親。因我家內無人。就暫住不歸。誰知竟遭了這個事情。他向先祖母說道。你不必着急。你無房可住。我家東邊。有一個大房場。草房兩間。你如不嫌。我們可一同居住。我也老久未回家。我們一同走。先祖母。到了此時。也就無法了。只得奉先曾祖母。帶着家父。一同坐車。往上高土屯。一面寫信與先祖父。告知村內被搶劫的情形。一及不能不搬的理由。那時無有郵政。只得託人帶去。去屯距離不過三十里。到了上高土屯以後。覺得山川回合。風景絕佳。幸有高老頭兒照料。他那個房場。果然不小。無人住之故。僅有小小草房兩間。僻陋之極。先祖母看了無法只得遷就屋住。好在娘家在這堡子。事事得有照應。從容布置了幾天。這屋子。糊上窗紙。裱上棚。也勉強強強。像個屋子樣子。年底下。先祖父回家。一看。雖不滿意。也還去得。對先祖母說道。我久住了人家房子，也不是長久之局。好在他這個房場。他也不能自用。如肯賣給我們。我們便住着。不能。尚須另往他處。先祖母向舅太爺一說。這老頭兒。以實為實。就照市價。合了若干吊。賣與我家從此

將將就就。有了房屋住了。過乎數年。家父年已八歲。先父祖命入塾讀書。那時本屯無有學房。距離四里地。有一堡子。名叫下樓子。那堡子有一書房極大。有一先生。姓李。山東人。雖說考了幾回。沒有中秀才。他的守性還有。書講得也甚明白。所以先祖父竟令家父在這個書房念書。家父胆子極大。每日早晨由家上學。一走四里多地。若晚去了。一定趕不上。只好黎明即走。或者有人送。時間久了。道也熟了。便不令人再送了。每日手持書本。手拿一根香火。從家大門出去。一壁走。一壁念。看不見字。就用香火照照。照了一個字。記住一個字。但是這個道。非常之遠。村東有一個山。名叫下山嘴。有一嶺遮蔽着如一個村的門戶。非常的險。僅有一個小道。在山坡上。家父走慣了。也不覺得勞苦。一天是冬天下大雪。先祖母。叫着家父名字。說你今天歇一天罷。雪太大了。不好走。家父說道。我不我還是去。書好容易念熟。一閣下了。又該生了。先祖母。見家父很有志氣。心中甚喜。不便阻攔。但說你去自管去。道上大滑。須要小心。家父說。你老只管放心。我自己總會小心的。說完話。拿着書本香火。出門去了。一出了門。北風非常的大。刮臉上像刀鋒一班。說不出來的冷。腳下一滑一滑。走的非常的慢。那時天還未亮。走到下山嘴。雪又下起來。像搓綿拉絮一班。彤雲四合。黑地不得了。只有地下有雪光。與手中香火的光。身上冷的了不得。遠遠見對面。來了二盞燈。一閃一閃。來得很快。家父這回。一驚非小。心內暗說。不是妖怪。便是虎狼。我一

。逃不了。心內一方害怕。一方想主意。忽見道旁有顆樹。家父計上心來。說我到此時也說不了了。只好上樹罷。將身一縱。爬上了樹。望下一看。兩燈正從樹下過去。定睛一看。那裏是燈。原來是個狼。在樹底下。抬頭往上看。家父說。這可罷了。他如一跳。我還活得了嗎。忽然在懷裏一摸。中有物。取出一看。原來是一盒火柴。那時此物極其珍貴。因為他比火石強的多。家父帶着。恐怕香火滅了。用他點的。家父得了這個東西。心生一計。取出火柴。劃着一根。火光燦然。向狼身上一擲。那狼只當是火槍。大叫一聲。連奔再竄跑了。家父到此時。方覺得十分害怕。將要下樹。腿都木了。一時下不來。心內說。要是等到天亮。那不誤了事嗎。先生該說我逃學。那怎們辦呢。正在手足無措的當兒。樹下不知何時。來了一個老者。昏黑中面目看不十分真切。只聽老者的聲音。非常和藹。說小孩。你是高士屯。老陶家的小孩罷。家父因不認得這人。心裏也有點恐懼。說是的。老者說你下不來。我扶着你下來。你可要小心。說着用手一扶。家父便輕輕的下來。衣服也未掛破。心內大喜。暗說還好還好。不然回家該說我同別人打架了。下得地來。看那老頭。穿着官衣。未帶帽子。年紀七十來歲。因在雪光中。所以尙看得出。心想這人來得奇怪。他這身衣服。如何在這裏穿。此時家父。年紀尙幼。未能往他處想。只聽他個老頭說道。小孩。你先別走。前面還有狼。你先到我屋裏歇一歇。我還有話問你。家父本不敢同他去。因為提起狼來。所以有些害怕。只得點頭。

老頭大喜。說我先走。家此此時凍的不得了。心內迷迷惑惑。身不由已。也同他走。但覺着這個道。越走越高。大概是往山頂上。遠遠的見有燈光。及至近前。有茅屋二間。老者以手叩門。內出一老嫗。穿的花花綠綠。也不像鄉村人的打扮。入得屋來。覺非常的陰森。一種土氣味。薰得受不了。想要出去。又怕這位老者不樂意。只得略坐一坐。老者問老嫗介紹。說這是我們太太。你見一見。家父因同他二人。一齊見禮。老者大樂。家父請老者尊姓。老者笑道。難怪你不認得我。我姓玉。與你祖父相識。回頭問你父親。說有個玉二老爺他一定想起來的。因又說道。看你不出。一個小人到有急智見了狼不害怕。反用智謀。將他赶走。你的前途。是無可限是的。又將這事。告訴那個老嫗。老嫗也非常的誇獎。家父看他屋內。有一個燈。燈火發青。不甚明亮。點他二人的面孔。十分可怕。屋內別無長物。只有一個帽架。上有官帽一頂。頂子是藍的。並無翎子。心內不禁納悶。說這個人。大概是個作官的。但是平常怎未聽見。有這們一個老爺呢。只管細細的端相。那個老者嘻嘻的笑道。我讓你進來。一則替你歷歷驚。二者叫你暖和。可惜我這裏沒有什嗎東西。可以給你吃。我送你一件物品。你拿回去。做個紀念罷。說着從腰間。拿出一個青玉雕孀的帶扣。殷殷勤勤。交與家父。家父再三不收。那老者似有怒意。家父看他那個態度。也覺有些害怕。只得拿在手中。老者說。正是時候。你可以上學罷。家父拿起書包。看那香頭。已經着完了。乃向二人作謝。拜辭出門。

一回頭。房屋人物。一毫無有。東方大明。是太陽將出的時候。心內大疑。說這個老人。真也奇怪。剛說着話。怎們忽然間。就沒有呢。或者是作夢。但是我手中的玉帶扣。那裏來的。一面心思。一面走路。不知不覺。已到了學房。先生問。你今來的。比較往常。為何晚的好些。不是路上不好走罷。家父託故。把他敷衍過去。這日回來。精神非常的鬱結。氣色改變。先祖母細細追問。不得已將早晨所遇之事說明。曾祖母祖母。一齊失驚。說這還了得。那個狼也就設險了。這個老頭。一定不是個人。難爲他這一片心。家父把玉帶扣呈。大家一看。玉質雖然不甚好。土花的礫。不知多少年的物了。乃代爲收藏。後月餘。先祖父自城內回來。大家將這事說完。慢慢將此事說出。先祖父。也驚駭的了不得。告戒家父。此後上學。不必如此起早了。先祖父以家父來往。天長日久。終有不便。想起來下樓子。有一親戚。老李家。過的不錯。就人口太多。他家又儉嗇過甚。平日好在時常往來。因此先祖父就向老李家當家說。因來往不便。欲送家父在其家居住。以省往返的意思。李老頭見。是個當家人。面子上關係上。說不了這個不字。只得勉強承應。同先祖父說。我們甚們關係。這一點子小事。也用計較嗎。況且我們家裏子弟。也有在這個學房念書。他們住在一處。正好日日討論。這是一舉兩得。彼此有益的事情。先祖父聽他說的狠慷慨。非常的感激。說如此甚好。一二日。我即命他帶行李。就往貴宅。他年紀輕。一切事情。不但不原諒。且求指示千萬不許客氣才好。李老

頭道。這一點小事。如此說法。你反是客氣太甚了。果然李老頭走後。先祖父就命家人給家父收拾行李。家父於次日辭別老人。坐車赴下樓子村。到老李家。家父一到了李宅。覺着耳目一新。他的房屋到不少。只是人太多了一大家子。七十餘口。李老頭子。年紀七十餘歲。這一家子人。頂屬他大。子弟見了他。垂了手。低了頭。筆直的站着。一動不敢動。像是十二分服從。誰知一睜了他的眼睛。甚們事。都敢作。他也管不了許多。尋常飲食菲薄到萬分。每人一碗穠米粥。白蘿菜的鹹菜條兒。每人只有一二條。家父在他家狼蒙優待。往往在飯碗裏。或有一柱韭菜。或有半個熟鷄子。他人所夢想不得的。家父得着。大家嘆爲異數。狠有些氣不平的。家父辭讓至再。後來也免除了。早起早睡。日頭將落。一聲令下。說睡覺。大家一齊臥下。那裏睡得着。他家數十年來家法。是不點燈的。到了李老頭兒這一輩。竟破了例。預備一個小燈碗。開上一匙油。中間以細線五六根。這就算作燈心了。但是這個燈。設而不作。永久置在當家人的桌上。從未一次用過。天長日久。油也乾了。始終也不肯再添。他們生活程度。在今日固絕無僅有。就在當日也是稀奇的了。百十家的人。挑出一二家也不能。家父在他家住了一年。艱難困苦。平日所未經的。一一經過。增長了。許多學問。而且每日夜間。大家睡不着覺。無以解悶。只得講說古事。一人一個。千奇百怪。無所不有。因之耳福增多。若不在此處居住。那裏有許多故事可聽呢。這一年的書。念的也非常的多。又非常的熟。到了

多天。偏偏省城裏。考試官學生。這官學生三字。要不把他說明。還不知是何種性質。原來當日科舉時代。並無學堂。也無人往學堂認真念書。就如國子監。以及各省書院。何嘗不是學堂呢。然並無有人實行在裏邊念書。也不過作作課。考一考。每人得幾兩銀子而已。官學生是盛京旗人。特殊的途徑。與秀才差不多。也是一極好的出身。但年齡限制。必在二十歲以內。不像秀才。名為童子試。六十歲老頭。也許他前往應考呢。官學生以盛京將軍。及奉天府尹。為正副主考官。盛京副都統。及五部侍郎為同考官。典禮極其隆重。一班應考的人。多是八旗子弟。借這個考試。為將來進身地步。每三年中一考。考的時候。大概在臘月初一。所以一到考試前。父詔其子。兄勉其弟。將平日所念的書。一一溫習。已經熟了。還不算數。又須提問。每提一句。或半句。必須應聲而答。如瓶洩水。方為合格。平日操演著何之熟。一經大帥及各大官提問。往往因害怕之故。甚至張口結舌。略一停頓。即須退下。便為落第。是非常的難考。所以輕易不敢應考。雖然如此。赴考的人。也有五六百。考取的額。也不過三四十罷了。這年又到了考試時期。家父也有心應考。有一次。值先祖父回家。家父便把這個意思說明。先祖父說道。這個事情難的狠。應考的人人非常之多。你是個鄉間子弟。書念的生熟。那還是末節。一旦到了將軍大人眼前。連他們作官的。見了將軍。尙且毛骨悚然。幾幾說不上話來。我們當差的。是永遠見不着他。省着担多少心。你一個年未及歲的人。若在大憲眼前。

去背書。一點歷練也無有。恐怕一句話也說不出。那時候。後悔也來不及。我勸你打消這個念頭吧。那時家父好勝的心。也到十二分。先祖父這們一攔。嘴裏不敢說甚們。意思却不能打斷。快快的站在旁邊。不說話也不肯走。先祖父笑。你如自問有這些把握。有這個胆量。你就不妨一去。我又何必打你的高興呢。家父聽了。樂的了不得。先祖父看了。到覺得好笑。便教先祖母。給家父做袍褂。因要進城考試。雖不可過於華美。體制所關。也不能過於隨便。等道考期臨邇。先祖父便帶同家父入城。在蒙古印房暫住。同事的人。非常的多。見家父這樣年齡。均以為太小。同先祖父說道。你這纔多事呢。這種考試。不像考秀才。考秀才在場屋之中。好壞人也看不見。不過是不取就罷了。府考縣考不論。就是在省考試。頂大的官。不過學院到頭。學院的官。不過清高。是窮翰林。也不過一個高等念書的。所以沒有甚們可怕。況且動筆不動口的事情。時間甚長。有些夾袋藏掖。這個官學生考試。是將軍親考。將軍是本省第一個大官。又有生殺的權。你們小學生。在他眼前去背書。不用說是背會。就是嚇。也嚇死你了。何況還要提問講解。一有不合。或動作不合規矩。一聲斷喝。比晴天霹靂。還要利害。我勸你早早打消這個念頭。省多少事呢。將軍給你背書。與山東先生。大不相同。這人把話說完。拿着稿。畫稿去了。等他走後。先祖父同家父商量。說這人的話。固然一半是嚇人。一半也有些真的。你的意思如何。家父笑道。我本不想考。叫他這們一吹。我也非考不可。

況且我是應考。不是犯法。考不好。滿打一個不取到頭。還有甚們罪呢。況且這些大人物。能同小孩一般見識嗎。所以無論如何。也要去試他一試。你老放心。就是當場出醜。也不會有多大罪過的。先祖父聽說言之有理。只得允許。等到考試這天。家父隨着先祖父。到了將軍府。府在瀋陽城。金銀庫街。非常的大。由東轅門進去。家父是初次到這裏。仰頭看見。轅門上。東面寫著盛京將軍。西面寫著奉天總督。中間三丈高的旗竿。非常的嚴肅。入了正門。內裏有一牌樓。上面有一個藍地金字匾。上寫着陪都留守。四個大字。那時送考的人。非常之多。一個一個。携了他的子弟。一齊站在在牌樓的下面。此時天氣尚早。將軍尚未起來。大家候着。閒談起來。有一個人。年紀四十來歲。身材高大。戴着一個白頂。穿著開氣袍。兩撇小鬚大模大樣。也帶着他的兒子來考。他是好說話。他瞅着那一個匾。大發議論起來。說你們這些小孩。初次到這個地方。可要小心啊。你們看看這匾。大家聽了他的話。一齊抬頭看着。他又說你們看一看。陪都下有挖補痕迹。留守下也有。這是甚們緣故呢。大家也無人問他。他又說道。你們不知道。我可以告你們。這個事除了我。恐怕無有第二人知道呢。那一年。將軍奉到廷寄。發了這四個字。說是上頭的意思。叫他刊刻懸掛。將軍連夜叫人去作匾。他人不謹慎。將陪都留守四個字。作顛倒了。變成個留守陪都。後來明白過來了。把他嚇的了不得。說大帥一知道了。我這個頭。也一定保不了。人忙生智。纔想出這挖補法了。將軍了忙。輕

輕的遮掩過去了。他這個人。也真算是個徼幸的了。大家聽他說的。不倫不類。也不願再聽。況且一會就將考試。也無心聽他白話。他還不知就裏。指手畫脚的大說大講。正在得意中間。忽聽人說。印軍到了。他嚇的屁滾尿流。藏藏避避一聲不響了。大家的耳根。方得清淨。一時院子的人。也就安靜許多。等到十一鐘。大堂上公案擺好。旁邊設了一個小小的座位。一個官坐着。一樣是紅頂花翎。年紀五十多歲。傍邊占着一個人帶着五品頂。大家以為就是將軍了。正從門隙往裏張看。一聲令下。說應考者。點名報到。大家聽了。照年歲為先後。一齊魚貫而入。規規矩矩。大氣也不敢出。那時先祖父。只得讓家父一人進去。又附耳說。你要小心。家父說。知道的。說完早已隨衆人一齊進去。到大堂前面。排了二排。約五六百人。堂上那個官。按着冊子。拿著筆。旁邊那個人。聲音響亮。大聲叫名。叫一人。即有一人至階前。大聲應道到。從前面的人。初次見官。過於小心。答應的聲音。在喉嚨裏。自好自己聽見罷了。那個官大為不悅。說你們為甚們。連話也說不出。大一點聲。就有一個考童。聽見了到用力的大喊一聲。聲震屋瓦。大家一齊失笑不覺闐堂。那官員大怒道。你們不是八旗子弟嗎。怎們這樣莫有規矩。他父兄也太不懂事體。這樣子弟。如何也叫來混場呢。那個小學生。也自知莽撞。一聲也不敢響。因為人多。那個官。不便同他一般見識。也就將就過去了。名已點完。時候也就不早了。那個官點完了名。立刻起去。知道這個地位。不能久佔子的。他入內面

國。不多一時。見有許多官員。補服花衣。紅頂貂帽。分兩傍站立。上面擺着九位公座。是將軍。都統。府尹。五部侍郎。學院。一個個從暖閣出來。將軍爲首。大家謙讓一番。仍是將軍坐在中位。其餘各官按次坐下。嚴肅整齊的了不得。鴉雀不動。家父往上偷視。見那將軍。年紀五十多歲。相貌堂堂。真有八面威風。一品服貂褂。他的臉如同桑維翰一班。可謂面方一尺。那一種尊嚴若神氣度。別說是小學生見了害怕。即兩旁的官。無不低頭垂手。站着筆直。大氣也不敢出。那個印軍恭恭敬敬。上前回了一聲。將軍頭些微點一點。印軍即轉過身來。按點名冊唱名。按著次序。應考的學生。拿着應考的書。在將軍案前請了一個安。將書恭恭敬敬。輕輕放在案上。便轉過身子。面從南。背誦起來。將軍取書看着。小學生來自鄉間。那裏見過這一種排場。聲音都變平日有十種功夫。到此只剩四五分了。如背錯了。將軍將手一擺。印軍在旁。大聲道下去。這個學生。只得走着。也就算無望了。不知有多少學生。如此的下來。家父按着名次。將書呈上。從容安雅。顏色不作。將書呈上。共二冊。一爲詩經。一爲告子。高聲朗誦。如瓶澳水。將軍及各官。見家父年紀甚少。氣度不凡。皆甚爲注意。家父將二書一一背完。一句不錯。面過臉來。將要取書。將軍微笑道。你的書很熟。我還要提你一題。家父應聲曰。於是將軍專取有讀點的句子提問。如非內也。仁內也等等。家父因熟極而流。應聲而答。仍是一句不錯。將軍大笑。說狠好下去吧。家父方恭恭敬敬退下。仍就按次

序出去。一煞時考完了大堂。那背錯書的學生。多是富家子弟。衣冠齊楚。他的父親。在那裏訓斥。旁人苦勸。這些學生。羞愧難當。深悔平日不肯用功。以至當場出醜。先祖父聞家父書背誦極好。大爲欣悅。也誇獎幾句。送考朋友們。也大爲稱道。先祖父乃帶着家父出去。到了第三天榜已貼出。名在前十名之內。先祖父大喜。爲家父備公服一套。金頂官帽。開氣袍。照例取中諸生。赴府。聽將軍訓話畢。回家後。還有許多親友賀喜。一連忙了數日。與先祖父一同回家過年。家內曾祖母祖母聽了也。都極高興。說你一點歲數。得此彩頭。將來考場中也如此得意。那就好了。殘年已過。到了第二年。屯內來了一位先生。姓車。六十來歲。山東人。是入過了學的。先祖父與他談了幾次。十分相得。於是叫家父。在本屯念書。從此以後。不上下樓子了。心內十分高興。這位車先生。對於制藝。十分有心得。見家父用功。他也另眼看待。與別的學生不同。有一天夏日。先生有事。往外屯看朋友去。臨走留下一破題。叫大家作了。先生走後。學生二十餘人。一齊看起牌來。大家又逼家父。說你也入夥。先生不知何時纔能回來。不趁此時樂他一樂。更待何時。家父道。我的文未作。書也未念熟。你們大家先玩罷。反正我的工課完了。我也去玩。大家狠不樂意。說你不加入。少你一個人。我們也玩。你來不來。我們也不在乎。你當好學生。將來一定是出息的。家父聽他們說這些挖苦話。心內倒覺好笑。倒也不肯同他們計較。只好付之一笑。他們這一羣人。正是興高

彩烈。叫喚的聲音。把個小小的學房。險些兒揭了蓋。只聽得呼么喝六。鬧個不了。不隄防先生已由遠村。因朋友不在家。早早回來。故意要探探學生。用功不用功。走進了大門。毫無聲息。冷不防的。走到他們的賭場上。說你們好樂啊。我也算一分。大家嚇了一跳。回頭一看是先生回來。嚇的動也不敢動。先生大喝一聲。說跟我進來。大家無法。明知這一頓板子。是逃不過的。事已如此。怕也無益。先生進得屋來。見只有家父一人。還坐在那裏寫字。心內大喜。叫着家父的名字。說你這個學生。是獨立不懼。不肯同流合汙的。將來我的衣鉢。一定要傳與你。你可要慎終如始。永遠不變纔好。家父聽了先生獎勉。連忙站起來。答應幾個是。先生將衆學生。一一責打數十板。又一一罰跪。學房屋本不大。學生黑鴉鴉。跪了一地。瞅着實在不好看。炕上惟家父一人。照舊念書。這個當兒。偏偏有一個遊學的。從遠方到來。先生照例不敢輕慢。讓到屋內。問寒問暖。倒茶倒水。非常的殷勤。那個遊學的進屋一看。學生皆在地下跪着。只有一個學生在炕上坐着。心中大以爲奇異。便問先生。你這些學生。怎們只有個一人用功呢。先生如此這般說了一遍。游學的大笑。對於家父特別注意。要寫的字。作的文章看。大加稱贊道。莫怪我說。你這個學生。將來青出於藍亦未可知先生笑道。但願你的話應了。我纔高興呢。說完了話。游學的。給諸生講情。先生不得已。叫大家都起來。這一重公案算過去。後來又開筆作試帖詩。以風鳴冬題。家父作的最好。一堡的人。無不傳誦。

。把先生樂的了不得。這位先生。一教數年。家父的學問。非常得力。先生忽然要回家。說年紀大了。久在他鄉。實有不便。無論如何。必要回去。一村的學東。無不挽留。無奈這先生。執意要去。也就無可奈何的了。先生臨走。向家父執手勗勉者再。說。我此去他無所戀。惟未得見你入場。我心裏就像有極大事情是的。家父悽然淚下。先生臨別送了家父一隻大筆。一個硯台。說道我是風燭殘年。再不能回到這裏的了。我贈你筆硯。好像將衣鉢傳你一般。你看了這個東西。就像見了老師一樣。家父拜而受之。先生走後。又來個先生姓李。學問照車先生。相去函里。講解既差。性質尤其不好。家父無可如何。只好按步就班。自脩自得而已。村中有一個土豪姓高。生得身材高大。好酗酒恣事。一村裏的人。提起他來。無人不怕。他一喝醉了酒就罵人。前街罵到後街。無人敢回一言。他的年紀。不過四十多歲提起打架來。當做家常便飯。先祖父亦嘗同其惹氣。也是惹不了他。有一年正月。這個高某。又來拜年。先祖父。只得殷勤招待。他大模大樣。像誰家八輩子長親是的。坐了上位。一說話就挑人的不是。家父來與他拜年。不但屁股不動。連頭也不肯點一點。家父氣的了不得。他坐的椅子。在西屋西萬字炕前上面有櫃子。上供神佛。椅子後邊。擺了不少的鞭。正到上早香的時候。家父正沒好氣登炕上香。不加小心。香火落於鞭上。頃刻之間。批拍批拍。將高某崩的坐立不了。立刻抱頭鼠竄而去。此人去後。先祖父只說家父冒失。也未深責。從此高某再不敢來家。說

他家的小孩。實在是不得了。我惹不起他。一堡子人聽了。無不當着一莊笑話。家父到十八歲這年。先生又因事辭館。堡子內學房解散。那時家父剛纔全篇五經也念完了。意思想進城去念書。以便下場。先祖父的意思。以爲家境不好。倘或再往前念去。下場考舉人秀才。別說是考試無常。未必有一定把握。即使取青紫如拾芥。真個連捷起來。恐怕這一個小家。全賠上也未必能數。因之悶悶不樂。又不好說出。只好長吁短嘆而已。家父已知道他老的意思。心內想。與其求不必可得同功名。叫老人擔憂。還不如進城拉弓。入旗當差。將來好了。也有一二分成就。且是我們旗人的本分。主意已定。就將自己意思。據實告知先祖。先祖大喜道。正合我心。你自己不說。我實在不忍得說。你能如此。非常的對我心。科舉的名貴。非是不樂意。因爲這個途徑太難。若一旦失足。不知不覺。就五六十歲了。三年一考。一考不得意。人生有幾個三年呢。三年三年也就老了。那時功不成名不就。後悔也就無可如何了。我們旗人。道路極寬。弓馬嫻熟。也未嘗不可作官。不過權限小些。但能守本分。無意外。也就比他途好些。先祖說一句。家父就應一句。心內雖然萬分的難過。外面恐怕先祖傷心。却一毫不露出來。先祖父也明知家父不樂入這個途徑。事到其間。也說不得了。心內也萬分的不好過。過了數日。先祖父因請假不能即回城裏。叫家父一人。先行進城。說我們官廳。我有一個朋友姓詹。他正當承辦領催。我給他一信。託他照顧你。他人狠有皮氣。你見了他。可要小

心。家父答應道是。當下。先祖父寫了信。交與家父。家父忍着眼淚。拿了這信。拜辭了。曾祖母。及祖父母。背着小包。上路而去。一路之上。非常的感慨。心內想道。多少年的書。也等於白念。我的前途。非常的黑暗。這可怎們處。風塵辛苦。也是初次經過的。及至到了城裏。人地生疏。雖然來幾回。都是隨着先祖父來的。今日一人獨來。不但有非的感觸。而且孑然一身踽踽涼涼。非常覺得不痛快。事到如此。也就無可如何了。好容易找到正藍旗官廳。這官廳。本年無有許多事。門可羅雀的。靜蕩蕩的。不見一人。家父因爲是的公地。不敢冒昧。只得在大門問一聲。說這是正藍旗官廳不是。叫了半日。從裏頭出來一個人。歪戴帽子。眼睜得睜開。好像覺纔睡醒是的。大聲說道。你是那裏來的人。怎麼這們莫有規矩。這是甚們地方。你大呼小叫的。家父說道。這不是官廳嗎。我是本旗下的人。當然可以進院。門外一人莫有。我問一聲。也沒有多大罪過。那人見家父正言厲色。知道必有些來頭。也不好再說別的。只問你找誰。家父將信拿出。給他看看。說我找詹達。原來那時旂下辦事情的。皆稱爲達。如現在辦事員之類。那人一看了信笑道。你來得恰巧。他這這時候。還在這。若過了一會。就要上將軍衙門了。我給你看一看。你等一等。他也未接信。說完了話。就往裏跑。等了半晌。他方出來了。說你快進去。他的事忙。過一會。又要走了。家父只得同他走進去。後院有小房三間。就算辦公室了。入屋內。見窗紙已黑。有些桌椅板凳。烟薰火灼。不知有多少

竿了。頂上紙棚。其黑如墨。門上掛了一個布簾。上面的油泥。也就滿了。如明盔亮甲一般。回事那個人。把門簾打開。家父進去。只見裏面一面順山坑。當中有木小桌一個。左右有靠枕方褥。紅色也沒了。左首坐著一個人。年紀五十來歲。穿著灰布袍子。哈拉呢大方馬褂。袖口也有二尺寬。腳下一雙布靴。底有二寸厚進視眼。戴著大框鏡子。帽頭往後戴著。鬚鬚微白。大模大樣。見了家父進來。就像未看見一班。那個架子。真正十足。不知道的。以為有如何大的身分。豈知並非別人。就是家父所找的這位詹達。當時家父。十二分的不樂意。只得向前拜材頭的是的。與他請了一個安。他屁股也不欠一欠。仰著臉。愛理不理的說道。你有信嗎。家父只得將信呈上。他沾作眼。拆開看了一看。說你是朗山的兒子。要來當差。家父應聲道是的。他說可以到可以。但是你們年青人。那裏知當差的難處。我只好同老爺說說。看你的時氣罷。那時旗下的佐領。叫著老爺。又有驍騎校一員。名叫著二老爺。若不說明。是不知道的。他說完了話。就令家父在官廳的外院西廂房居住。其中陰黑寒冷。就不用說了。好在家父。是隨遇而安的人。所以尚不十分難過。不過無人說話。悶悶的罷了。過了二日。老爺到了官廳。架子更大。隔門簾看見。一個人。四十來歲。穿紬八團花二則龍的藍袍。剛青緞子馬褂。頭戴藍頂珠的官帽。腳下緞靴。坐著小車。便一直趕入大門。纔下了車。那位詹達。同事甚們值日的。貼寫的。一個一個。都到了車邊。一齊請安。屈膝至地。規矩了不得。比之

前日。不止判若兩人。那位老爺。氣餒非常之大。心目之中。歐這般人。一毫無有。走著方步。風擺柳一般的。直入正廳。上面列着一個八仙桌。前面遮着紅桌圍。也就算是公座了。那位老爺。也不必謙讓。當然是坐在正位。那這承辦值日。當差人等。將稿呈上。那些稿。至多也不過五六件。本來他這個官廳。無事可辦。這位老爺。剗拿腔作勢。作出許多懂得公事。細心看稿的樣子。一件一件。翻來覆去。來回的看。蹙作眉毛。一壁喝着扣碗茶。一壁拉著長腔說道。你們對於公事。也太嗎嗎呼呼的了。倘或上邊挑下來。那還了得。下次你們又當心點。大家一齊答應道。他也無話。問還有別的公事莫有。那位詹達。曲腰縮背的。上前回道。現在有一拉蘇拉。進城當差。請老爺酌核。那老爺。半晌方說道。叫他進來。我看一看。大家一齊答應是。立刻傳與家父。說老爺叫。你須要小心。家父到正廳。在他的公座前。請了一安。那老爺叫著家父的名字。說你就是樹某嗎。家父應道是。他說。你要當差也好。我們旗人。是侯伯之苗。將來你要弄好了。就是我這個地位。也可作到。我看你人甚聰明。你認得字不認得。家父道認得。他又說你讀過幾年書。文章作過莫有。家父以實告訴他。他連說可惜可惜。既是你能寫字。旗下正短一個貼寫。你就補了罷。一方面學拉弓。要想當差。弓馬是不能不學的。家父謝過。那位老爺。說完了話。也就上車去了。大家送過。這個詹達。這回對於家父。也就另眼看待了。說你這個人。到有個天緣。難為老爺。着實體恤你。你可要

好好當差。別辜負老爺與我的意思就好了。家父只得敷衍他兩句。從此就在官廳充當一名記室。有閒空兒。仍舊溫習功課。天長日久。也就不十分煩燥了。詹達非常的看顧。說你光寫字。不是個長局。你必須早早的學習拉弓。式樣好了。再演習射。你父親託付我。說是這個意思。家父聽了他這們說。接著說道。我正想學拉弓。苦於無人教導。詹達嘻嘻的說道。你有此心。何不早說。我不是當著你吹。我是一個老在行。挑了幾次。總是時運不好。不然也就得了。害能再這重嗎。家父說。如此就請指教。他又笑道。這個事。你道是容易的嗎。非先弔膀子不可。家父聽了不懂。只得問道。甚們教著弔膀。他又說道。這事只說不行。我也無有工夫。同你細講。明天你要早些起來。臨時我給你弔。你到了那個時候。自然也就知道了。家父不得答應著。次日日頭未出來。也就起來。到詹達屋內看看。這個人還好。尚不失信。也老早爬了起來。一看見家父在窗外站著。大笑道。你真上心。將來一定能學得好。說著話。也就開門出來。說我們不忙。等喝口水。聽差倒上水來。喝完。一同出房門。由這北牆向東去。數十步遠。有一箭亭。這是老爺試驗射箭的所在。詹達上了亭子。樑上掛著現成的繩子。詹達對家父說道。你將你膀子抬起。我給你弔。家父大驚。說這不是上刑了嗎。他笑道。你真不懂得。我們旅人。當大官。作大事的。那一個。不受這個苦。你連這一點苦。還受不了。這弓你怎能拉呢。家父聽了無法。只得將膀子一伸。叫他弔上。他說必這個辦法。假膀乃能變成

了真勝呢。纔一吊上。不覺得怎的。工夫多了。痛的受不得。他叫家父一個法子。說你從一三四數起。數到一百個字。我就將繩解開。歇一歇力。家父只得照著他的話。果然一三四往前數。數到五十餘個字。已經禁不住。詹達只得將繩解下。那時家父的臂。已經木的不得了。連水碗也拿不起來。話休絮煩。如是一月有餘。漸漸能數到一百多字。詹達將官廳內現成弓箭。教家父習射。在箭廳前。遠遠樹起鶴子他們將鶴子叫著艾蒿。家父初次學射。居然五箭之中。也中了一二箭。那時旂負挑缺。全仗弓箭。以五箭爲度。全中者。當然入選。不能全中。中一二箭者多。則重行比射。名之曰靠。誰再中多者。誰即可以得缺。這是通常的辦法。家父學了一月有餘。居然五箭全中。弓的力量也足。式樣也好。大家一齊贊許。家父猶不能自信。嫌艾蒿太寬。原來這個艾蒿。以皮爲之寬二尺餘長八尺。上面畫著麒麟及紅日頭。家父把他撤了。在三百步外。立一枝秫稽。大家說道。你這才是瞎鬧呢。這如何能射得著。家父也不同他們講。射了五次。也居然中了二三次。如是者又月餘。居然手熟。也是百發百中。未嘗有旁穿斜出的一回。大家觀者。一齊喝采。都不住口的稱贊。詹達說。你們慢誇他等到挑缺的那一天。他拘住了。或是得失之心過切。也就把平日的長處。一點使不上的時候還有呢。家父聽了。知道這話有理。越發暗暗的留心。手熟氣沉更見進步。這年秋天。將軍衙門。挑領催。將軍親臨挑選。非常的重大。家父上去。在千百人之中。拿起弓來。遠遠看這鶴子。非

非常的大。比之穠穠差遠了。心一毫不動。弓調手柔。天氣又好毳毳的。一連中了五箭。連靠三次。均是連中五箭。將軍暗暗稱奇。將家父名上。圈了三個圈。家父就算得了。從此便在將軍衙門當差。不在小小的官廳受罪了。非常的高興。那位陸達。也就不拿架子了。口口聲聲。將家父喚着老弟。家父不敢當。說你你是同家父有交情的朋友。那好這種稱呼。他說不然。我們都是一樣身分。你在將軍衙門當差。比我光榮的多了。將來我一定要借你的光。老弟。你不要客氣纔好。家父無法。只得混着。第二年家父又補前鋒。前鋒就是將軍衛隊的首領。空有其名。並不必到差。因為前鋒名額甚多。不止一人。所以家父。仍在將軍衙門當差。將軍衙門。分兵刑戶禮工五司。每司派一個協領。充當司長。司員。管他們叫着印軍。非常的尊重。每司的組織。印軍之下。有司員。有司達。有貼寫家父因公事極好。又工小楷。所以在兵司充當司達。同事都五六十歲。獨家父年紀二十來歲。同事的都甚驚異。家父處人極好。一司的人。無不親熱。先祖父因家父在城。差事甚好。所以也叫先叔到城內念書。兼學滿文。先叔名樹德。號厚田。年十八。來城在蒙學學滿蒙文。家父手足情般。在一個下處住着。每日下館子。必携先叔往。晚則教其念漢書。如是者以爲常。這年七月間。皇會到來。非常的熱鬧。皇會二字。在今日聽著。大半不曉得是何種事情。因為國體已變。這些事情。當然無人知道。在當時皇會這個事情。非常的隆重。皇會二字的意思。是皇上的生日。各省軍民。一齊慶

賀。所謂普天同慶。率土騰歡。各省以至各縣。均在空闊的地方。高搭戲台。一唱就是十天。任人觀看。白天如此。晚上尤其熱鬧。戲台之上。高懸燈彩。光明照耀。如同白晝一班。全城的人。十停有九停。聚在此處。在專制時代。算一個。大大的盛地呢。我們瀋陽。皇會的戲台。搭在大東門外。地名叫做礮炸市。是一個大空場。容得好幾萬人。年年如此。這年又值皇會到來。一切辦法。大率與往年相同。舖張揚厲。大有舉國若狂之概。家父的住處。就在大東門裏。相離不遠。家父得暇。也領了先叔看了一看。家父心中有事。不樂熱鬧。看了一看。也就回去了。次日先叔又要去看。家父道。你要敢一人去。你就自己一人去看。我衙門內。今天公事特別的忙。先叔道。大哥有事。只管去辦。我趁今天學房放假。我再去看一天。家父道。也可。但是會場之上。人山人海。你要格外小心。我們一個鄉下人。腦皮是薄薄的。誰也惹不起。若弄出事來。我們一定了不了。先叔道。大哥。你也太加小心了。我雖說不知世故。但是我這們大了。甚們事不懂。我自己也不瘋。無緣無故。同人家打架作甚們。家父說。我叫你格外小心的意思。你自己能加小心。我也不的多慮了。說完了話。家父自去上衙門。先叔自己帶了幾百錢。安步當車的。往礮炸市而來。一路之上。遊人非常之多。擁擠擁擠。愈走愈走不開。及至看見了戲台。那人像潮水一般。占脚不住。先叔只得任人推擠。脚不踏地。亦到了戲台底下只見這一座戲台。與尋常的不同。簾子全是新底。上面插著無數的旂。迎風招

展。如龍蛇一班。五色斑斕。甚是好。看。捲簾棚上。有四個大字。寫作萬壽無疆。五色掛旂。從風搖曳。新紗燈數百盞。在左右懸掛。上面垂著紅色的朱穗。那時無電燈。有這些燈籠。也算明亮無比的了。兩旁搭着極長的看台。看台上分男座女座。左邊這行是男座。右邊這行是女座。女座上邊。懸着極寬的竹簾。也有帳紗冷布之類。當時男女有別。女子輕易不肯出門。出門之後。亦遮遮掩掩。做出許多怪現像。這座看台。本爲大衆視線所集。任你若何的遮掩。隱隱綽綽。也略略看出來。插金戴銀嵌珠飾寶的人。每有一個少年的女子上台。大家一齊回首。好像。體操時。向右看齊一班。那些大官的家眷。前呼後擁的。帶着隨從。見大家如此偷看。往往拿起鞭子來。吆喝。那裏禁得住。甚至愈禁止。大家看得越凶。那可有甚們法子呢。而且男女界限雖嚴。而危險更甚。往往有無賴子數十人。結成一隊。將人家宅眷。擁至僻靜之處輪奸。跟從人縱然多。也無濟於事。一夫拚命。萬夫莫當。何況多數兇徒拚命呢。地方又無警察。有幾十個旂兵。彈壓衙面。一點用也無有。所以那時婦女。輕易不出門。一閉門。安危榮辱。就在不可測之列了。巨家宦族。太太出門。只有多帶僕從。執著器械加意保護。此外別無他法。閒話休題。書歸正傳。這日先叔往皇會看戲。也是台當有事。撞著了。晦氣星。正在走著忽聽得人聲嘈雜叫喊。開道開道。接著聽著人的喊聲。先叔大驚。忙忙的回頭一看。只見有一個頂馬。騎馬的人。戴著五品頂戴翎。么么喝喝的走來。後面一輛大鞍驢

車。藍呢車帷。上面鑲着黑色絨如意邊。裏頭坐的人。大約是個堂客了。後面有十幾個人騎馬。從人叢中。風馳電捲一般。行人避之不及。往往踏了脚尖。掛了套褲。那敢聲張。只好自認晦氣而已。這輛車。走到看台邊。站着。一羣僕人。一齊下了馬。執著馬鞭子。大打特打。說閃開閃開。大家不得已。往後緊靠。車夫將騾子拉出。車轅放下。這位堂客。由帶來的兩個女僕扶著下來。這是坐大鞍車的規矩。現在是沒有的了。那位堂客。方纔下來。大家都看呆了。只見那個太太。年纔二十多歲。艷如朝霞。容光煥發。梳著京式的頭。穿著大紅綉花氅衣。每一紐上繫一朵鮮花。頭上戴著嵌寶的首飾。宮製的綾花。玉珮金鈴。顫顫微微。蘭麝薰心。襲人欲醉。足下穿着是四扇底的繡履。脂香粉氣。淑姿妍光。濃纖得中。修短合度。那一雙秋水眼。攝人魂魄。於莊重之中。有流動之致。那四面的人。都看的忘了情。狠不能一口水。把他吞了下去。爭奈他帶的人多。手下都有馬鞭子。知道是個大人家的宅眷。不敢造次。只得遠遠的望著。眼饞肚飽。也實在無有法子。這個當兒。有個著名的淫棍。姓鐵名叫鐵七。平日無惡不作。專門引誘人家婦女。達到奸拐的目的爲事。這日正領著同夥。作獵豔團的生活。看了這樣出色的婦人。情不自禁。同他那些同志說道。這個人。我們不能把他怎樣。也想法上前。同他親一親嘴。摸一摸妙處也是好的。他的餘黨齊說。人家有許多護衛。我們如何敢有動作呢。鐵七說。你們這些無用的東西。遇了勁就回。看他人多。就害了怕。也

太不是人了。有胆子的小子。隨我來。大家叫他這們一激。齊說你如有法。我等一定隨着你。一點也不害怕。他說我們乘此時人多。故意往前一擠。給他個冷不防。我們的慾望自然可達。完了走他個娘。怕他甚們呢。大家說好。就是這個辦法。說完了話。大家一齊努力。一齊的上前。那個太太的護衛。未及防備。竟被這些流氓衝開。鐵七將這個太太。抱住了。狠狠的親了一個嘴。一手摸私處。用力的擰了一下。那些流氓。見鐵七已得手。那個也不肯示弱。你摸他的屁股。我拉他的手。把這個太太。揉搓像個面團一樣。他已面無人色。大哭救人。他的隨從。好容易圍集了來。把鐵七等用鞭大打。那個鐵七。一千人衆。志願已達。呼嘯一聲。一齊逃入人羣之中。踪影皆無。這太太大怒。說你們這一般無用的東西。一點用項也沒有。回去告訴了老爺。把你們這一羣東西。打個半死。才能趕出去呢。衆僕人一聽此話。急的了不得。說我們捉人去。捉住一個。其餘的人。也就好辦了。問他口供。叫他說出了。大家說。此言有理。不這們辦。我們回家這一頓打。一定脫不過。而且飯碗子。也一定不能保了。這時候可巧先叔。正從這裏走來。恰值這裏出了事。一來是年輕。不知道利害。二來是晦氣到了。是禍脫不過。不知不覺的走在旁邊。呆呆的看著。有一個豪僕姓張。名字叫著張福。年紀三十來歲。生者粗眉大眼。兩臂頗有膂力。平日依仗主人勢力。無事生事。這位太太。最得意的人物。今日太太受了羞辱。他的氣。正無從發洩。一眼看見了先叔在那裏站著。他冷不防。

將膀子捉住。說纔剛動手時。就有這小子。把他拿住。別教跑了。回去打著問。這一羣王八旦。一定可以追究出來。大家說張二哥的話有理。一齊動手。七手八腳的把先叔拿住。先叔年紀雖輕。志同極大。無故受辱。心實不干。大叫說你你你。這這這不是反了嗎。無故綁我作甚。你們自己不小心。教人家輕薄。干我屁事。一羣豪奴。聽了大怒。說這小子。不打不行。這個張福首先拿起鞭子。將先叔暴打。大家一齊動手。把先叔打得頭破血出。先叔終是歲數小的人。那裡受過這個風波。口內還強。聲音都差了。那時又無警察。無人過問。就是在街上打死了人。也無人肯來替他申理。真是一個危險的時代。所以先叔這時。叫他們打個半死。也沒有個人。敢來勸一勸。也是命不該死。家父有一個同宗。也在旂下當差。隨名姓連。大家都管他叫着連老二。這位連二。這日因無事。也在這裏看戲。看見人叢中。呼聲震天。像是打架的樣子。他本來好事。不知不覺的往前去看。人多看不清。只聽挨打的人。嘶叫的聲音。像似熟人。翹脚一看。不是別人。正是先叔。他有同宗的關係。看見這種情形。吃了一大驚。說這還了得。他一個小人。有何罪過。也值得下這個毒手。後來旁人如此一說。他一轉念。說這事我管不了。我若往前去拉架。不但架拉不成。必定挨一頓打。說不定便有性命之憂。我若不管。這個人姓命休矣。我遠成個人嗎。左思右想。想了半天。說我不是痴了嗎。放著他哥哥。在將軍衙門當差。那人智勇俱全。一定能了這個事。況且他們手足。他必有辦法。就

是告訴他他要無法。我的責任。也算盡了。就是這個主意。連二想完便急急忙忙向將軍衙門跑去。衙門一入大東門即到。非常的近。他本常來門上也不阻攔。一直到了兵司。家父正在辦公棹上寫字。見他進來。急忙站起。說連兄今日得暇。如何許久不見。我們今日一同赴青雲樓一叙。你可不要客氣。我還有事。得你商酌呢。他嗚吁吁的。連連搖手。說老弟。你不要文縷縷的。同我說這些套話。你兄弟這個時候。只怕叫人打死了。家父一聽。心裏嚇了一大跳。說你這話當真嗎。連二道。這是甚們話。你如不信。就別往下談。家父道。在那裏。他說在皇會右邊看台旁。家父聽了一言不發。在棹底下。取出尋常騎馬的。一個鐵馬棒。重約五六斤。製作極巧。因時常下屯。作個自衛的兵器的。連二一看大驚。說你拿這個東西作甚。我們須從長計議。家父不等他說完。早已行步如飛的。出了衙門去了。連二始終怕事。一口氣回了自己的住處。心內暗想。要出了事。恐怕我也脫不去。心內好生後悔。不但後悔自己多事。並且悔及不應該前去看戲。悶悶的睡着了。話分兩頭。家父急急忙忙。奔到了皇會。只聽人叢中。喊聲震天。大家說這一回又出人命了。與前年的事情。差不多家父只道先叔業已叫人打死了。心內一急將左右人。分開。的力過猛。被推的人。有倒地者。原來家父。力量過於常人。能開八力弓。舉三百斤石子。又時時練習拳術。每日均有工夫。所以不經意的一推。大家便受不了。說這可反了。你怎們無故推起人來了。家父連說對不住。我有要緊的事情。若去晚了

。可就了不得了。大家看見家父如此的着急。也以爲真正有事。要說甚們。也不好意思說甚們了。等到家父到了打人的所在。先叔的打。也就打得不詳了。一羣人圍著。但看熱鬧。那一個人敢來勸。那個張福已經將先叔打倒在地。還用腳踢呢。說我今天把你活活打死。好在用不着償命。家父一聽。怒氣上衝。一時無明業火。高數十餘丈。說這可反了。你這們一個人。打死人就說不償命。國家還有王法沒有。他小子正打得高興。聽有人說這等話。不覺大怒。抬起頭來。拿馬鞭子指著。你是甚們人。敢來這裏多嘴。我打人干你甚嗎事。家父大叫道。他是我的兄弟。他一個年幼的人。犯了甚們法。你敢如此打他。難道你真有殺人不償命的勢力嗎。那個張福。及一班豪奴。一齊大叫道。好了好了。有了他哥哥。不必再打他兄弟了。反正他兄弟作錯了事。他哥哥是該承當的。大家把帶到府裏去吧。家父聽他的話來得兇。只得問道。我兄弟因何事。得罪你們。你可說明白了。我重重的懲戒他。叫他替你們賠禮。也犯不上說這些話。大家傷了和氣。要說帶我。我一個在衙門當差的人。恐怕你們也帶不了。況且我的兄弟叫你們打了個半死。我一句話未說。也就噤了。你等還要帶我。真是你們的天下了。一點理也不論了嗎。那張福不等說完。早已暴跳如雷的叫道。快跟我走。我有大工夫。同你說話嗎。走趁早跟我走。說完了話。一把揪住家父的袖子。用力往前一拖。意思拖了就走。那知不動分毫。如蚩麟撼樹一班。把他氣的了不得。說你不走。就算了事嗎。仍就的力去拖。却又

拖不動。家父冷不防。將手一放。那個小子。立刻就跌了一個屁股堆。看的人一齊大笑。聲如雷動。他老羞成怒。爬將起來。一拳向家父面上打來。家父看他來得凶猛。閃避過去。說你真要動打嗎。他大呼道。你當是同你玩嗎。說完了。又是一拳。家父大怒。奮臂一格。他就倒在地上。說你們快來。他把我的胳膊打折了。這些豪奴。一齊上前。家父看見他們人多勢衆。心裏暗道這一回亂子惹的可就大了。索興一不作。二不休。打死多少人。有一條命。穀價的了。想完了。趁著張福將爬起來的時候。一脚踢倒。就勢將他踏住胸脯。一手執著鐵馬棒。一手攢起拳頭。擇他不致命的地方。用力打去。他殺豬的也似大叫起來。說又了不得。他要殺人了。你們這些東西。怎麼。不上前家父笑道。興你打人。不許人打你。你打人家。打的半死。不許人勸一句。我共同打幾下子你就受不了了。你也太慘頭。太不中用了。你再賊。我索興打死你。太爺我本是個怕事的。叫你們逼的。也就無法了。就著那拳頭。下去的。又重又狠。又急又快。他的一黨看見打得不像樣子。大家執著馬鞭子。一齊上前。家父看見人多。便將張福放起。說便宜你這個王八旦。張福得脫身。便向人叢中逃去。這些豪奴。如刺蝟一般。團團的將家父圍住。說別讓他跑了。家父不慌不忙。並未把這些人放在眼睛裏。只說你們不要命的。只管往前來。當下指東打西。指南打北。一根馬棒。上下翻飛。這些奴才如何是個對手。頃刻之間。有倒在地下。也有打傷了手腕的。也有打破鼻子的。也有打折胳膊的。不多

一會。一個人也站不住。紛紛往後逃避。只叫說不用忙。你是有能爲的。你可別走。家父此時。也知道這事不小。但事到其間。也就無可如何了。正想找著家叔一同回下處。只見有一羣人。約有二三十。七長八短的漢子。手裏拿著棍棒鐵尺。一溜烟的。從人叢中打進來。爲首的人。叫儼馬二。是個在教的。在地面上無惡不作。手底下有一般流氓。個個都聽他指揮。今日這些人。正在這裏攪鬧。聽見打架。他們不知是誰。上來一看。原來是他的好友張福挨了打。他因張福跟前。一向同他要好。拜過把子。今天見他如此狼狽。起了個冤死狐悲的念頭。也不問青黃皂白。領了這一羣人。惡狠狠的來報仇。家父此時。明知三拳難敵四手。打起來。一定要吃虧。但此時無論走的太不漢氣。而且四面八方。圍著都是人。往那裏走去。因之把氣沉住。如同無人一班。手裏提著鐵馬棒防意外。那個馬二。非常的凶悍也不問三七二十一。見了家父。他是認得的。一言不發。照著面門就是一鐵棍。家父連忙閃過。打了一個空。家父手疾眼快。不等他棍起來。一馬棒正打他的肋條。大喊一聲。早將鐵棍拋於半空之中。滴溜溜。像燈草一班。落在看戲人的中間。幸未打傷了人。家父見他的棍子丟了。心中一壯。可奈他一黨的人。一個個似一個。一齊上前。棍棒如雨點一班般。家父只得舞動馬棒。颯颯的。上下左右。皆是棒影。正抵得住。但是可也不能脫身。正在危急的時候。誰知救星來了。原來一家的連二。報信與家父之後。回下處悶坐心實不安。說如惹起事來。這不是我害了他嗎。

我必須看看。如若了了。大家的幸。如若不了。我的干係。也就大了。心思完了。大踏步又走來。他來的時候。正是馬二一般人。直奔家父來的時候。他一看。失聲說道。這可不好。我快快找人勸解去。他急急忙忙。進了大東門。他的意思。想上衙門。找朋友來說道了事的意思。不想街上遇了一夥人。穿着號衣。約有四十來人。手執雪亮的刀叉。爲首的一個彪形大漢。帶着腰刀。如風的走來。連二走到眼前。才認出這人來。原來是個前鋒官。在捕盜營當統帶。姓依。叫着依克彰阿。這人膂力極大。心思極細。是個有義氣的人。連二看見了他。說依老爺。可了不得了。那樹達。叫人圍住了。此刻怕叫人打死了。這依統帶。同家父是極有交情的人。一聽了這話。可就火了。說在那裏。連二說。在皇會戲台下。他聽了。也不問第二句。就領了他這一羣人。一直奔戲台去了。連連叫苦不迭。說不好了。我一句話。又要生出事來了。連忙從後追來。那裏趕得上。便是趕得上。他性如烈火。也不敢相勸。只好暗暗的。在後面跟着。口裏暗暗的念佛。說但願他們無事纔好。話分西頭。依統帶出了大東門。看見人紛紛的跑。說別看戲了。小心棒子打着。那可實在吃不肯化啊。依統帶知正在酣戰的中間。帶了手下人。打入垓心。見這些流氓。同那位肇事的堂客。所帶的奴才。連合起來。勢如風雨。一齊向家父打來。家父那時力也竭了。自分必死在這一羣人手裏。正在性命換的時候。又聽見有人來。說這一回。我可算完了。這如何迎敵呢。正在急的了不得的時候。忽得背後有人

叫道。你不要惶。我來了。家父聽得聲音甚熟。但正在撕並的時候。不敢回頭。只聽那人說道。你們這些東西。也太可惡。仗着人多。欺付一個人。也太叫人不平了。你們聽我的話。及早住手。有甚們理由。說給我評評。大家一齊看說話的人。却是依統帶。家父大喜。說老依你來了嗎。他們把我兄弟。打得半死。我來講理。他們仗裏人多。同我又打起來。請你來評評理。依統帶向衆人道。你們有甚們理由。無故打人。你們自管說。我是個最講公理的。那知那些人。再不把他放在眼裏。莫有一個人肯答言。只管亂罵。說你是個甚嗎東西。敢在這裏多事。還不快快的給我走開。若再多嘴。連你也打在這裏。依統帶。本來是有脾氣。不讓人的。聽了這一番言語。如何受得了。說小子們。真敢撒野。連我你也敢罵。馬二領着頭。指着依統帶笑罵道。你真自覺不錯。我們不但罵你。而且還要打你。你知時達務。趁早的走開。你如不聽話。可別怨我等不開面子。依統帶就是個木頭人兒。到此時也不能無氣了。提起馬棒。照着馬二就是一棒子出其不意。打個止着。馬二大怒。回頭說你們還不動手。這些亡命無賴。一見馬二挨了打。一齊上前。棍棒齊施。依統帶大怒。回頭叫他帶來的兵一齊動手。那些兵丁。一則年少好事。二則奉了長官命令。不由分說。一陣刀斧。瞬息間。將無賴砍倒五六人。血流如注。餘黨不敢上前。但遠遠喊着高呼殺人了。殺人了。家父看見這個事。越鬧越大。知道不好。同依統帶說道。老哥快走。你是個帶兵人。今日爲我惹了大禍。鬧了個軍法從事。

我怎們對得起你呢。我自己作事自己當。不犯連累朋友。你聽我的話。快走。請你在外邊。好設法去救我。依統帶起初尙自不肯去。後來見家父一片至誠。自己也未免怕事。帶着他的隊。突圍走了。這些餘黨。看見家父的帮手走了。又集合來。說殺人的。可放走了。家父說。你們放屁。我要走。早已走了。事情未完。誰也不許走。這個時候。戲已扎了。皇會的戲。從古無人敢扎。今天所以扎的緣故。因爲主辦皇會的事。照例爲商務會會董。這個會董姓王。頂不是個東西。同馬二是一黨。今日見馬二吃了虧。所以扎住戲。好將這個扎戲的罪名。加在家父身上。在專制時代。說不到。就許殺頭充軍。戲一扎住。台下人頃刻之間。可就亂了。說家父這人。可真是不要命。惹這個塌天大禍。這不是個活的不奈煩了嗎。這個時候。看戲的人。小心怕事的。早都散了。那個太太。早已回家。張福受傷本輕。故意包着頭。作出不得了的样子。他這老爺。非同小可。是現任的戶部侍郎。北京人。翰林出身。姓梁。大家都叫着梁大人。一城的官。除了將軍。也就數着他了。他一聽太太的哭訴。與張福的受傷。心裏有十二分的氣。立刻拿片子。寫說帖。給將軍送去。請他嚴辦。那知這位將軍是一個英明無比。不怕勢力的。又兼總督。旂民地方。均能管着。他的威望。連京城的官都怕他。他本作過尙書。論起科分來。也是梁侍郎一個老前輩。平日對於梁侍郎。有些看不起。見他一個年少輕佻樣子。實在不能辦事。所以平日正眼也不看他。他還不知覺。以爲他的地位。同將軍是平行。

。所以也擺出小小的架子來。有一天。將軍正臥着看書。他進了去。將軍狠不樂意。只點點頭。也未起來他坐了一回。自覺無味。也就出來了。出去見了人。撇作京腔說。可了不得了。他這人的架子。比主子都大啊。你你瞞作把。將來准有他的好處阿。他說自管說。但是無人答言那這一說。不知叫那一個小耳朵聽見了。送了一狀。將軍聽說更火上澆油。說這個年輕人。太不自愛了。我好意待他。他倒想同我分庭抗禮起來。這還了得嗎。從此把他恨在心裏不提。這日他又不知進退。來了一個片子。求給他辦人。將軍大怒說道。國家的法。是為他私設的嗎。他說辦就辦。我的權限還有莫有。但是他們敢在皇會打架。胆子也就不小。此風也原不可長。因命材官。將兵司印軍傳來當面吩咐了一番話。那時兵司印軍。姓董。為人極其正直。說這個事。回將軍。必須親自審問。乃能水落石出。他們打架的人。聽說就是梁侍郎的家人。仗著主人的勢力。打人家小孩。以至大衆公憤。鬧出這們大的事來。將軍說。這還了得。這事本來也不小。你可速帶同人役。將他們爲首的。帶來。我要親自審訊呢。印軍諸諸連聲。急忙退出。帶同護兵差弁。一路往大東門而來。及至到了戲台底下。戲久已扎住。那些人還在那裏起鬧。家父也未走。正同那些人講理。只聽人說開道開道。遠遠的看見了紅拖泥的小車。前邊一個頂馬。後面有一二十人。騎馬的人。大家知是個大官。只得往後靠。車到戲台之前。人像潮水一般。一齊往前來。護衛拿馬鞭子。攔住。大衆方纔不敢向前。在遠遠的立着

。看有如何舉動。那個官。從車上慢慢的下來。頭戴紅頂花翎。穿着馬褂。從從容容。從車上下來。所帶兵丁。站兩旁伺候。威嚴之極。無一人敢喧嘩。大家一看都認得是兵司印軍。董大人。知道此來。必有辦法。那位董印軍。不慌不忙。對手下人說。你們把適才打架一般人。給我帶過來。手下人答應一聲。立刻向人叢中尋覓。家父不等人呼喚。便從人堆中走出。至董印軍眼前。照例行禮。印軍一見。就認得。想起家父。當差謹慎。狠有造就的人。就知道不能無故鬥毆。必有緣故。因慢慢的問道。樹遷。你素常是個老實人。今日如何放着差便不當。同人打起假來。你要把理由說出。不可有一毫隱飾。家父說印軍容稟。便把先叔挨打。受傷如何的重。自己一見。激於一時之憤。同他們理論。他們蠻不講理。大眾打我一人。幸我稍稍會些拳脚。不然早叫他們打死。請印軍作主公辦。家父把話說完。那幾個兇手。張福馬二等一班人。也上了來。夾七夾八。說了許多無中生有的話。只說打死了人。印軍說死人屍首在那裏。張福說受傷甚重。奄奄的將死。印軍說人未死。何得說死。將受傷的人。抬來我看。大家不敢違拗。只得將人抬上來。印軍一看。果有幾個。受傷甚重的。但是皆不是致命傷。心裏便有了主意。吩咐將受傷人。抬回調治。將家父及凶手一千人衆。帶回將軍衙門。又重新訊問一遍。晚間便回了將軍。將軍問此事如何辦理。印軍說。這事樹某人。因他兄弟無故挨打。看看至死。現已抬回家中醫治。當哥哥的。看了兄弟叫人毆打到這樣田地。那能不動心。至

於打架。他一個如何能將三四十人打傷。因為看戲人。見衆人打一人。一時不憤。拉了一個偏架。所以這些人吃了虧。打完了。一閃而散。現在往那裏捉人去。若興起大獄來。傳出去於本省治安不無妨碍。況且這事的起源。縱怨梁侍郎。無故叫他的宅眷看戲。招搖過市。以至生出事端。照則例上。官員縱妻妾出外招搖。他也有不是的。依職的愚見。不如給他們說合叫樹某在龍牌行一個禮。戲照常開台。打架一事。好在人都受了輕傷。不至要命。就此了事。所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免得這些御史們。又借着這個生事。這是職一人私見。未知太帥。尊意如何。將軍說。就是這們辦。我那有工夫。管他的閒事呢。印軍一聽連聲說是遵辦。答應着下來。仍回到將軍衙門。印軍坐下。將一千人傳來。把將軍意思說了。家父因為惹了這們一個大禍。扎了皇會的戲。照着向例辦。斬絞軍流。都說不定。今蒙印軍代求。居然從寬發落。真是出人意外。想不到的事。印軍說了。當然唯唯聽命。印軍大喜。說你還算明白。又問張福馬二千人。說你們當然遵辦的了。張福把眼一瞪。說回大人的話。樹某打傷了這些人。一點不辦他。就這們了事。我若回去稟明。大人是一定不答應。印軍聽了大怒。說看你這種舉動。可見非良善之輩。這是甚們地方。你敢大呼小叫的。可見平日。欺誣良善。無惡不作的了。你一人不遵辦。也不要緊等我回明將軍。將你送交法審處。問你一個。倚仗官勢。欺壓平民。攪鬧皇會的罪名。說著聲色俱厲。就像立刻要辦的樣子。張福大駭。手足無措。向印軍

叩頭請罪。說小人一時糊突。說話冒撞。大人若認真的辦。我這人不算完了嗎。印軍說。你遵辦不遵辦。張福一疊連聲說遵辦。印軍說。既是遵辦。我也不苛求了。立叱一千人下去。自己將辦法回明將軍不提。家父回到下處。先祖父早已從屯下來了。尙有極關切親戚數人。都已嚇的了不得。以爲此事。不知有多大罪名。先叔正在下處養病。先祖父又將他說了一頓。說都是你惹的事。把禍却移在你哥哥身上。將來如有三長四短。我看你有何臉見人。正說著。家父從外面走進來先祖父看見。喜出望外。說你的事了了嗎。家父一面請安。一面將原委回明。先祖父聽了。着實發怨一番。說你如有差錯。可教我們怎辦呢。同來的親戚們。大家一齊勸先祖父不要生氣。說事已如此。幸而不出大亂子。也就好了。何必再生氣呢。家父想不到這事如此的快。覺心內安穩了許多。急急忙忙。叫廚子。預備菜飯。正在忙着忽聽有人回說有人拜訪。那人也不等接。一壁說話。一壁也就進來了。家父連忙走出一看。原來是一個親戚。姓聞名恭字和甫的。他父親是戶部主事。差當的甚紅。他借父親力量。自己又有些才幹。也在部院裏當司員。有一個候補筆帖式出身爲人慷慨任氣。專好排難解紛。今天聽了這事。特別關心。所以坐車來拜。當下與家父見了禮。走入屋內見了先祖父。急忙上前請安。說老伯可是今日來的。先祖父說可不是。因爲你大哥爲你二弟。惹了事。我在屯聽了一夜也未睡覺。天亮可不是趕着來了。聞和甫道。無怪老伯害怕。這事本來也不小。幸而大哥的洪福大。所以

化凶爲吉。又幸而大帥格外體恤。印軍又給說了好些話。不然這個事情。說大就大。我們老百姓。真吃不了。家父接着說道。今日印軍吩咐過。明日說和。大家見面。我的氣猶自未平。不過印軍待我太厚。我不好駁回就是了。真真他們太要好看了。聞和甫笑道。大哥。你還是這們說。你要知道關皇會的事情。除了你。誰也不敢辦。除了你的福氣。大事情鬧的這們利害能這樣輕輕聳聳的了嗎。依兄弟的愚見。我們見好就收。那有工夫。同他們作仇。況且他們那一個是好惹的。我今天的來。不是爲開串門。是來同你商量。明天到會的辦法。好在那些人。我都同他們熟。我說一說。他們不好意思。不聽一二句。我給你們說和說和。大家把這事。急速了了罷。先祖父一聽大笑。說老賢姪你的話我全聽明白了。就是這們辦。家父知道先祖父年高怕事。也只得含笑說道。是極是極。你就替我去了辦罷。先祖父急忙命人添了菜。又沾了酒。留聞和甫吃便飯。聞和甫也不推辭。一同入座。吃飯中間。商量出許多辦法。又說了許多的閒話。一時飯罷。聞和甫坐著車。自回家去。晚上聞君又找了許多朋友。在皇會辦事處內。設了幾棹席。算是說和了事的意思。次日一早。聞君就來到下處。將家父會去。一同坐車。到了會所。那些肇事的人。及說和的人。到了也不少。大家見面彼此一揖。預先說明了。前日的話。一句也不許提起。大家入座。開懷暢飲起來。酒席中間。聞和甫代作主人。讓酒讓菜。非常周到。飯已吃完。聞和甫請家父拜龍牌。以便開戲。家父本無異言。正要行禮中間。

商務會董有一個姓李的人好說話的。忽然帶笑的說道。這個禮。是不能不行的。打傷人。扣一個頭了事。真乃便宜。家父大怒。說你是個甚們東西。也在這裏說話。說着便直奔了那個人去。大家見這事。又要弄僵。急忙勸解。家父說。我担了多少危險。受了多少苦惱。忍氣吞聲看着大家面子。來到這個地方。真是委曲求全的。他這個人。如此羞辱我。我那能受這個氣。大家都說是非曲直。自有公論。他算個甚嗎。你不要同他一般見識。說完了。大家點香。請家父行禮。家父道說我此來看着大家面子。也算格外克己的了。他們反得得意。我寧可受法律懲辦。不能受這個悶氣。正在相持不下之時。虧得聞和甫來解圍說這算個甚們。你們把小事看得大了。他不磕。我磕。說着。接着香。恭敬敬。磕了幾個頭。這一天大事。也就算瓦解冰消了。大家分頭散去。滿城的人。都知道了。一傳十。十傳百。當着一件。新聞去講究台上開鑼唱戲。又唱了幾天。這個事。也就算過去了。家父自經此次風波之後。自悔任氣太過。險些兒鬧出事來。從此深自警惕。安安靜靜。在衙門當差。一句話也不多說。一樣事。也不多作。倒覺得心內十分自在。這年的冬天。先曾祖母。忽然患起病來。起初以為不要緊。後來越鬧越利害起來。先祖父令家父在城賣新鮮藥品。並問藥方打藥。家父一一遵辦。自己又與老人買的皮襖因久不回家。將所積薪水數百吊一同打在行李內。帶回家去。因天氣冷。家內派爬里來接。爬里這種東西。雖無車輪。在冰地凍道上。走得飛快。比之車。尙且快二十分。

所以每到冬天。以這個東西爲行路上最有用的器具。我們家這個爬里。裝置的非嘗之好。上面的棚。同小車一樣。各在坐在裏邊。非常的暖。因爲裏面帷子。全是用絨氈作的。家父將東西收拾好。因爲侍疾心切。所以急急的出城。這個爬里。只套了兩個騾子。走的並不甚快。比尋車馬也就快的多了。出了大東門。過了渾河。又走五六里。到了一個地方非常空。行人稀少。家父同趕車趙二說道。這個地方。非常的不好。好出搶案。你要留點神。我們快一點吧。趙二說知道。說未說完。只見前面塵頭起處。兩騎馬。迎面而來。家父一看。就知不是好了。事到無法。只向有前走去。那兩個人。早已走到面前。大喝一聲占住。趙二嚇壞了。早已貼在道旁。不住的戰。爲頭的那個人。生得十分凶惡。年紀四十多歲。一臉橫肉。目有凶光。穿着紅斗蓬。後邊那人二十多歲。想是他的助手。穿紅斗蓬那人。早已下馬。腰間出手槍。以紅布裹着。喝令家父。快快下來。家父說朋友你不要如此。錢是有的。但是我好容借的。回家治我祖母的病。你看破些。放我過去如何。那人大怒道。這是甚們話。我幹這個設當。是講不得慈善的。一個一個。都通融起來。我們我可就不用幹這行了。痛痛快快的下來。不要我費事。家父一聽。他非搶不可。手無寸鐵。豈不是白白的送了命。只得慢慢的下來他那個帮手也下馬。耀武揚威的。將所帶的東西。完全搬了出去。兩人分綁在馬身上。家父從旁看那個穿紅的人。手裏那枝鎗。有些奇異。不像似真槍。

遮遮掩掩。就像有毛病。怕人看是的。心內也就明白了。等他把東西弄完。飛身上馬。還把那個槍指著家父。怕是趕他的意思。家父也不言語。任憑他自去。那個車夫。等他們走遠。方敢出來。家父說我們快走。到了古城子。有一個捕房內中有幾個兵。家父認得一個人。這人也姓陶。排行老二。他見了家父。首先招呼。說陶老爺。下屯嗎。家父說道。我現在被搶。你們幫我捉賊。他聽了這話。心裏十分爲難。家父知他們本是吃糧不管事的。也不便責備他。只說你們不肯去。可借與我馬匹器械。我自己去趕。那人又苦辭不肯。家父怒道。你們這些兵。不能擊捕。出了事情又不管。這是怎一回事。他不得已。取出一柄單刀。說槍的刀子沒了。只有這個。又牽出一匹馬來。家父見這馬還好。只得帶了刀。又借了一個趕車大鞭子。大家不知何用。亦不敢問。家父上了馬。如飛的去了。車夫害怕。又不敢勸。只是叫苦不已。家父上馬之後。把馬用力的打。馬如飛的一般往前去。走了十來多里。遠遠見二騎馬在前。定睛一看。前邊那人穿紅斗篷。冤家路狹。正是那兩個賊。家父再不聲張。無事一班。慢慢的追上。這兩個賊。做夢也想不到家父能有這個胆子。所以大模大樣。勁充旅客。家父走到二人馬後。將大鞭子。向二人馬頭上盡力打去。二馬大驚。如人立起來。二人冷不防。一齊落了馬。那個穿紅斗篷人。臥在地下大罵。說甚們人敢這們鬧。難道不怕死嗎。家父早提刀在手。大喝一聲。說王八旦。他把我的東西還我。饒你狗命。他那隨後已經嚇得嚙作一團。倒在地

上起不來。他却從腰內取出槍來。家父手急眼快。不等槍開。一力砍他手上。砍落二個手指頭。槍也丟了。家父見砍掉了槍。胆子立刻壯了。下馬一脚將他踏住。說你動，我先殺了你。他此時也不橫了。說好老爺。我將東西還你。你放了我罷家父說。我放了你。你好拿槍打我。他說。我手已傷。害動手嗎。那一個帮手。已爬了起來。要跑。家父用刀指道。你跑。我先殺了他。那一個便不敢。規規矩矩。遠遠的站著。家父說。你不用站著。你將搶我的東西。拿下來。給我好好的。拴在馬鞍子上。我便饒了你。那小子。要命心急。一點不敢說甚嗎。真個遵命照辦。家父看一件不少的。都收拾好了。那個穿紅的。臥在地下。向家父哀告道。你的東西。已拿回去了。請老爺你行好。把我放起來罷。家父說。放你到可以。但是我的包內。有錢甚多。難保你不偷著拿出。開在你的身上。我要翻一翻。他起初不肯。禁不住家父用刀威脅著。他不得已。取出一個小包。說罷了罷了。我這回糟透了。我爽性原物交回罷。家父接過一看。還是自己之物。幾百吊錢。完全在內。乃將包藏入腰內。說你先別動。動就是一刀。等我取了你的槍纔許你起來呢。他說我不動。家父起身將他那枝槍取過來。一看果是木頭做的。纔放了心。說朋友。我狠對不住你。我因為要去治我們祖太太的病。所以不得已傷著你。我給你十吊錢。你買藥罷。以後希望你。別作這些事情。那兩人羞愧滿面。不敢不要。只得接過去。那個穿紅的人鮮血淋漓。也著實狼狽。家父看著好笑恐怕那們暗算。叫他二人先走。

他二人明知這個意思。只得先走。大聲不敢出。上馬去了。家父等他走遠。騎上馬。急急回到古城子。那個陶二及車夫等。候家父許久不回。以爲被賊害了。正在說人不可任性。不聽人勸的不好。忽見家父安然的回來。驚喜的了不得。家父又將經過說了。大家一齊伸了舌頭。回不去。陶二起初不信後來看見車上的東西。乃信以爲真。說樹老爺。你真真的了不得。你說得出來。真作得出來。我在世爲人。也未見著你這一個大胆子人。但是你同他們結仇。你也要小心不可大意了。我派兩個兵伴送你你三人先騎馬走。爬里跟著。慢慢的行。不可再大意了。家父起初不肯。後來心想。是這們辦穩當些。陶二果然派了兩個人。一同騎馬。向大道上飛馳而去。日還未落。已到了家。爬里走的果慢。直到了次日上午方到。家父到家之後。見曾祖母業已昏悶數次。先祖父母。正侍湯藥也莫有工夫說閒話。家父一見慌了。連忙在各處神佛前上供許下願心。先曾祖母。忽然略爲清醒些。見家父回家。心中一樂。家父取所買甘旨水菓之屬奉上。先曾祖母竟能吃些。至第二日上午。便能喝稀粥。漸漸痊愈。不過年老的人。好的慢。十餘日後。竟能起牀。一村的人。無不驚訝。說東頭老陶家老太太。病的不是不行了嗎。怎們能好了呢。家父俟人心穩定。乃將路上所遇見的事。慢慢的同先祖父母說了。先祖父母嚇的了不得。又說了家父一頓。說你下次不可如此冒失。若再這樣。叫我知道了。是一定不行的。家父含笑。唯唯稱是。過了幾日。也就回城。往將軍衙門照常當差不提。欲知後事如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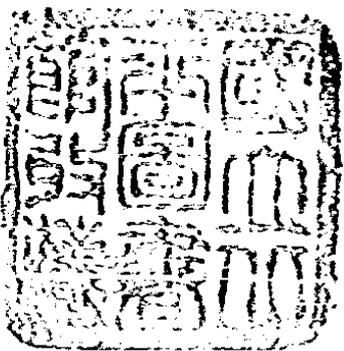
眼底滄桑錄

第二回

。且看下回分解。

九六

（未完）



板 權 所 有

眼底滄桑錄 第一集 第一冊

定 價 大 洋 貳 角

著 作 人 陶 明 濬

代 售 處 平 津 各 大 書 局

#52
772263

潘南所著書

潘陽陶明齋著

潘南叢書第一輯
潘南時論
潘南徵異

潘南紀行詩

八冊

三元五角

潘南叢書第二輯
藝淵編
詩學評論

八冊

三元五角

潘南叢書第三輯
潘南文初集
二集

八冊

三元五角

潘南叢書第四輯
秋窗夜話
文學評論

八冊

三元五角

潘南叢書第五輯
潘南詩初集
編圖載筆

八冊

三元五角

以上五輯均已出版

潘南叢書六至十輯 四十冊 印刷中